

首乘蒐略

卷二十八



1806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晉書卷之二十八

國朝

不詳

永樂元年以興和無援移置宣府鎮城初以興和爲外衛洪武間調大興衛左所來守興和是爲興和所至是以孤立無援移置內地興和在天鎮縣西北

永樂元年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命徐亨備兵大同移東勝衛於畿輔初太祖以兀良哈內附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俾部長各領其衆又置大同五衛及陽和五衛東勝五衛屯戍設大邊二邊爲扞蔽於是雲內豐州悉爲內境至北平兵起兀良哈從戰有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一

功昇大寧地失一重鎮廢所築諸城東勝二衛移置永平遵化嗣雲川玉林并入左右衛雲內豐州之民悉遷應朔二州別建東勝於河東兩邊數百里地棄擲邊外遼東宣府聲援因之隔絕北部以漸南牧至後俺答帳幕移駐豐州歸化城造板升吉囊入居河套并邊無寧日高其倬歸化城詩云前朝築塞遍巖阿劃棄豐州意若何一抹平田三百里大青山外卽黃河六宇春陽換切灰白羊烏犢散龍堆太平欲紀無文字原草青黃七十回味和堂詩註歸化城古豐

州地遼史地理志西京道豐州天德軍節度使秦爲
上郡北境漢屬五原郡唐爲豐州總管府神冊五年
攻下之更名應天軍復爲州有大鹽灤九十九泉沒
越灤古磧口青塚治富民縣金升爲天德總管府置
西北路招討司西京道雲內州開遠軍節度使本中
受降城地遼初置代北雲朔招討使改雲內州後改
爲鎮閱視錄雲內城在平魯衛北

永樂元年冬十月始命內臣出鎮初惠帝御內臣嚴
多逃入燕軍帝以爲忠於己會鎮遠侯顧成等出鎮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二
諸邊命宦官中有謀者與之偕行賜公侯服位諸將
上已又設京營提督使監軍復建東廠使刺外事大
權悉以委寄遂爲一代厲階

永樂二年以僧道衍功第一爲太子少師復姚氏姓
賜名廣孝帝與語呼爲少師而不名常居僧寺退朝
仍緇衣嘗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

永樂二年以北平爲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
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曰順天府遣御史分巡天下
自是爲定制出巡以八月

永樂二年春三月始選庶吉士歸翰林院洪武時庶吉士不專屬翰林及是春廷試進士復命于第二甲擇文學優等五十人及善書者十人俱爲翰林院庶吉士尋又命選才資英敏者二十八人就學文淵閣以應二十八宿之數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學帝喜而俞之其後間科一選或連科屢選與選者謂之館選以翰詹官望優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比三年試之其畱者二甲爲編修三甲爲檢討不得畱者爲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爲州縣官謂之散館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後教習以吏禮二部侍郎爲之

永樂二年冬十月河津蒲城黃河清十二月同州韓城黃河亦清按皇輿全覽龍門山在河津縣西北三十里與韓城梁山並峙兩山壁立中通河流通典同州韓城與蒲州龍門二縣在河東西宋改龍門縣曰河津韓城河津隔河相望無二地也

永樂三年遣中官山壽帥師出雲州時命武城侯王聰覘虜兵別遣山壽帥騎兵出雲州北行會之人齎一月糧每三十里置五騎以待馳報宦者典兵始此

永樂四年營北京宮殿以泰寧侯陳珪董其役宥雜犯死罪以下令輸作命大臣往川湖各省採大木佐工至十八年冬郊廟宮殿始成

永樂四年北征登應州佛宮寺塔州志佛宮寺在州治西五代晉天福間建原名寶宮寺元延祐三年改今額中有木塔遼清寧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塔五層高三十六丈圍半之六簷八角玲瓏宏敞名釋迦塔爲天下浮圖第一成祖登塔上親題峻極神功四字正德三年武宗亦幸此登塔宴賞御題曰天下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

觀迄今營繕如新塔前有石長七尺青碧色中橫白紋蓋建塔時掘地所得者有篆刻雲漢石三字於其上又有透玲碑相傳唐晉王墓中石光明如鏡照見人物元季兵燹止留二尺許明正德間鎮守太監刻詩置塔壁元好問詩竭國想從遼盛日閱人真是魯靈光別有寄託

永樂中漲水衝圮交城縣城垣築堤障之時步渾水與塔沙水並漲縣城當衝水驟至爲患因築瓦窰磁窰溝口三堰以捍其流皇輿全覽步渾水在縣西北

源出狐突山南之步渾谷流經瓦窑溝至縣東入汾塔沙水出縣東北五十里塔沙谷南流經縣東南注於汾

永樂五年封西僧哈里瑪爲大寶法王先是侯顯偕哈里瑪至帝令建齋于靈谷寺爲高帝高后薦福或言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日畢見帝大喜侍臣多獻賦頌乃封哈里瑪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祐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其徒三人封灌頂大國師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永樂五年宴大臣於西苑帝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遊萬歲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帝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當是時帝方勵精求治諸大臣亦同輔政海內漸臻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首歲許百官旬休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諸學士皆從問民間疾苦賦詩賡唱朝野稱盛事云鑑注西苑在西華門西永樂五年遣使撫輯河南流民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官司

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卽遣官撫恤撥廩振之

永樂中遣李進往山西採天花聞其擾累亟止之謂都察院曰去年曾命李進等前往山西採天花此一
時之過後甚悔之比聞進詐傳詔旨大爲民害卽遣御史將進等械送京師按天花產于山西五臺山中
不須灌種隨地生發自然之地利也應入歲貢帝自
取之而旋悔之重懲方命之使仁聞達于邊疆樹之
風聲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永樂初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爲器趙彝進
之上斥之曰數年兵革災荒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奈何重累吾民按帝不以五色之石累民斥而不
用亦如高帝崇儉素不以文石鋪地之意帝守其家
法而推廣之用能迓天休而永命也

永樂中帝命解縉胡靖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
儼七人入內閣與機密又諭以委任心腹至意皆極
一時之選翊贊皇猷三楊端慤尤爲碩輔非徒二十
九人之備顧問也

永樂中徐皇后疾劇上臨問對曰天下雖定甲兵不用然生民未及大休息惟上矜念之妾不能報上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有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餽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妻之言婉順易入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按文皇以兵取天下而后諄諄以休息生民爲言逆取順守之意溢於言表其言則誠其理則順其事則平直疏通天運方興必有同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出以襄成至治者高后擅美於前文后繼美於後皆天所爲也

永樂中趙泰爲常州府同知泰字熙和潞城人由舉人入監歷事都察院至是佐理常州有廉惠聲濟孟瀆二河作魏村闡諸所興築民無言勞者周忱與况鍾議減重糧泰亦檢常官田租請並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協同都運益勤其職尋卒

永樂中藺芳復爲工部主事芳夏縣人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員外永樂中出爲吉安府知府有廉惠聲

後以事去官從宋禮治會通河復用爲工部主事十年河決陽武遣芳按視芳言中鹽堤當暴流之衝請加築塞自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海又言新築岸埽止用草索不能堅久宜編木成大困貫椿其中實以瓦石復以木橫貫椿表牽築隄上爲殺水固堤之長策詔悉從之其後築堤者遵用其法遷工部右侍郎楊砥乞開德州良店東南黃河故道復命芳往治之所經郡邑有便民者輒疏以聞

永樂間張旃任安邱知縣旃榆社人洪武庚午舉人

晉乘蒐略

八

卷之二十八
爲令時值唐饗兒妖術惑人寇掠郡邑旃率兵督戰不利登城觀其虛實見白旗下妖氛曰白色者西方金也可用火攻遂扯衫帶塗燭油縛箭上燃之箭中旗果焚妖氣遂散乘勝大破之事聞遷山東參議值海寇爲亂旃以計平之後没于陣帝旌其忠祠祀之永樂中史誠祖爲汶上縣知縣誠祖解州人洪武末詣闕陳鹽法利弊上納之授是職爲治廉平寬簡成祖北巡遣御史考覈郡縣還言誠祖治第一賜璽書勞之擢濟寧州知州仍視汶上縣事誠祖旣得旌益

勤于治土田增闢戶口繁滋成祖過汶上欲徙其民數百家於膠州奏免之

永樂五年建北京宮殿取木於山西及四川湖廣江西浙江除山西及河南山東永樂五年以前進賦

永樂七年北巡望祭恒山爾雅河北恒卽北嶽恒山禮記王制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北不盡恒山山海經北嶽之山多枳刺剛木諸懷之水出焉西流注於崑水宋沈括云北嶽常岑謂之大茂山其半屬遼以大茂山分脊爲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九

永樂七年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時河南山東北平陝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尙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俞通源撫諭諸屯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日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稅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

益饒

永樂七年五月遣給事中那驥使鞬靽爲所殺秋七月以邱福帥師征鞬靽敗沒初福帥千騎先馳獲其

永樂七年五月遣給事中那驥使鞬靽爲所殺秋七月以邱福帥師征鞬靽敗沒初福帥千騎先馳獲其

尙書一人詭言布尼雅錫哩聞大兵至惶恐北走去
此僅可三十里福大喜信之曰當疾馳擒之諸將請
俟諸軍集偵虛實然後進福不從率衆直薄敵營戰
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敵衆奄至圍
之數重聰戰死福等皆被殺全軍盡沒福之將出師
也帝慮其敢戰輕敵陞辭曰戒之曰兵事宜慎重勿
易敵爲所給及福遇敵進戰不已李遠諫曰敵誘我
深入進必不利始天子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耶
王忠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遂敗事聞帝震怒奪福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

封爵徙其家海南追封李遠王忠爲國公念諸將無
可任者遂決意親征

承樂中帝諭胡廣等曰四書五經皆聖賢精義要道
宋儒性理之言羽翼六經其纂集斯書務極精備以
垂後世書成名曰大全頒行天下通鑑輯覽注大全
書全據宋元諸儒成說類聚成編鮮所折衷後儒少
之

承樂八年夏五月大敗韃靼于鄂諾河布尼雅錫哩
遁遂征阿嚕台布尼雅錫哩聞大軍至懼邀阿嚕台

俱西阿嚕台不從衆潰散君臣始各爲部布尼雅錫哩西奔阿嚕台東奔帝追及布尼雅錫哩於鄂諾河麾兵奮擊大敗之布尼雅錫哩棄輜重牲畜以七騎遁遂詔移師征阿嚕台六月擊阿嚕台敗之帝次青楊皮一統志明永樂中北征其渡漠驛站自庫倫海子回至開平有青楊皮蒼松峽飛雲壑靜鹵鎮廣漠皮諸處方輿紀要庫倫海子在漠北飲馬河東度飛雲壑阿嚕台乞降帝察其詐令諸將嚴陣以待已而果悉衆來犯阿嚕台帥千騎當中堅帝自將精騎衝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擊矢如雨阿嚕台墮馬遂大敗追奔百餘里至廣漠皮擒攝後者殲之遂班師帝在軍念士卒艱苦每蔬食是日宴賚始復常膳是年冬阿嚕台遣使來貢馬帝納之

永樂八年置巡檢司於五臺之大峪口大峪在州東五十里福勝都東通阜平縣西通崞縣北通繁峙縣縣東北四十里爲竇村鎮繇鎮東少北至南道頭又東至大峪口又東北至香域溝夾道山泉多虎豹又盤山而入至繁峙縣界西瓦梁皆要隘也

永樂九年築天鎮衛長勝堡堡在縣北六十里周五百六十丈壕深一丈門二乃天城衛哨馬營也楊博疏查天城衛壯夫武文等奏要比照大同五堡事例除已成平定平遠二堡外再將舊棄長勝一堡募民填實每堡安夫三百名撥官操守不動官糧等因已經查勘是四堡之外又收長勝堡也

永樂九年命工部尙書宋禮浚會通河河爲元轉漕故道岸狹水淺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中復因河決遂淤及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則由江淮達陽武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民苦其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復舊會通河帝命禮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流使南無入洗北無歸海滙諸泉之水盡出南旺中分爲二道以四分南流接徐沛六分北流達臨清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勢置閘三十有八以時蓄洩禮又請疏東平沙河合馬常泊之流以益汶運道以成始罷

海運

永樂中北征至漠北清水原其地水鹹苦成祖掘得
甘泉賜名其北爲長清塞車駕駐此望北斗在其南
勒銘於立馬峯而還七修類稿云嘗聞邊士言出邊
遠去則北斗在南然不知去幾許昨讀胡文穆公北
征錄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長清塞見斗南矣又交
州遇哉生明之夕則月在天中骨利翰晝長夜短近
日出處日没煮羊胛熟時日已復東出是東南西北
之極不與中國同然則佛四大部洲之說據此誠妄
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永樂中召見大同人謝定住定住廣昌鄉民也年十
二家失牛母抱幼子追逐定住隨母後虎躍出噬其
母定住奮前擊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復追
齧母頸定住更擊之虎復去行數步虎還嚙母足定
住復取石擊虎乃舍去母子三人並全工部侍郎霍
方上其事召見慰嘉其孝勇賜米鈔旌其門定住同
里人盧鉞扶父棺歸會賊兵圍平涼鉞守柩不去賊
曰此中有孝子害之不祥遂解圍去至猛如虎至暴
如賊皆以孝感委而去之孝之通於神明如是

永樂九年築海門捍潮隄海溢舊隄圯始自唐時名捍海堰宋范仲淹復修之故又名范公隄後屢築屢圯至是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詔陳瑄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十餘丈已而瑄又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無可依傍請于青浦築土山立堠表識旣成賜名寶山在太倉州寶山縣南吳淞江口今縣以此名山周四百丈高五十餘丈海洋空闊遙見千里帝親爲文記之

永樂十年秋八月勅邊將治濠垣自宣化龍門縣東南長安鎮迤西至宣化府萬全縣西北洗馬林皆築

石垣深濠塹以固防禦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三

永樂中命姚廣孝修文獻大成書一萬餘本賜名永樂大典凡九經風霜乃成

郡國書曰保德州逼河東北至正西皆河也河自天橋過城下皆西行至韓家川則折而南河外俱府谷縣地外部鳴鞭而至雖有孤山木瓜清水黃浦暨鎮羌永興等堡曾不能遏其衝突然其時阿魯台瓦剌窺邊多在近畿迨後北部駐帳於歸化城入居河套

沿河而下合河津隨地可渡皇輿全覽縣西五十里
黑峪口黃河官渡通陝西神木柏林等處明嘉靖四
十三年套中諸部由此踏冰突入隆慶元年復由此
南侵石州旁掠縣界蓋邊津之要防也迤下縣西南
四十五里孟家峪口亦通神木縣套人西來由此渡
河直入并汾蓋已撤西北之藩沿河皆險矣

永樂十一年命陳懋譚青巡大同山西邊簡練土馬
尋命山西大同各衛兵會北京時瓦剌馬哈木兵渡
飲馬河阿嚕台告警命邊將嚴守備明年正月發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四

西豫東淮徐民十五萬運糧赴宣府二月大閱親征
瓦剌三月庚寅發北京四月丁卯次屯雲谷孛羅不
花等來降六月劉江遇瓦剌兵戰於康哈里孩敗之
戊申次忽蘭忽失温馬哈木帥衆來犯大敗之追至
土刺河馬哈木宵遁庚戌班師宣捷於阿嚕台阿嚕
台遣使來朝以敗瓦剌詔示天下未幾馬哈木謝罪
請朝貢許之

永樂十三年修築保德州城今州治保德廢縣也州
自昔未有城邑宋置軍於此與河曲麟府諸州相爲

應援金大定十一年於軍城內置附郭縣仍曰保德尋改軍爲州元省縣入州至是始築城城東西南三面臨深溝北臨大河周七里有奇門四方輿紀要保德州春秋晉地戰國屬趙秦屬太原郡兩漢因之晉以後荒棄隋唐爲嵐州地宋置定羌軍改保德軍金爲保德州元屬太原路洪武九年復爲州隸太原府州與陝西府谷縣隔河迫臨黃河密邇西徼一有不虞自河以東如捧漏卮先年寇由柳溝驢皮窰等處入犯州境直至河曲一帶黃河津渡自大堡山谷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外水寨下園故城柴家窰桑園黃金韓家川黑石窰馮家川皆路通府谷東出興嵐臨永四達之地故西境之防河曲以下保德爲次衝不可不慎也

明初岢嵐始置縣後升爲州方輿紀要岢嵐州春秋時晉地後爲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有其地秦屬太原郡漢爲汾陽縣地後漢以後荒廢後魏末爲嵐州地隋爲靜樂縣地置岢嵐鎮於此唐爲岢嵐軍長安三年分置嵐谷縣景龍中張仁亶徙其軍於朔方雷者號岢嵐守捉開元中復置嵐谷縣隸嵐州永淳二

年以岢嵐鎮爲柵長安三年改爲軍五代唐置岢嵐軍折德辰拔岢嵐軍以兵戍之宋仍置軍於此金升爲州元初爲管州地復爲嵐州地明洪武七年復置岢嵐縣尋升爲州城周六里有奇門四州控大河之阻居四山之中捍禦邊陲形勢雄固

承樂十三年置巡司於美峪口在蔚州東北二十里路通保安州直抵居庸關十六年徙置董家莊去舊址二十里卽今保安州之美峪口關也州西北唐山口直峪口五义山口神山口興寧口皆四達之地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承樂中築陽和衛白登堡堡在衛南三十里周二里餘高三丈門二濠深一丈五尺或云卽古白登縣城也衛北一百里貓兒莊堡亦築于是時周二里四十五步高一丈五尺相近有魯家莊亦戍守地

承樂中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種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命陽和畱十之四天城朔方畱十之三蔚州畱十之二餘悉令屯種耕守著爲令承樂十四年命都督金玉討山西廣靈山寇平之承樂十九年詔北征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南畿

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命隆平侯張信督運軍餉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阿魯台寇邊帝親征次鷄鳴山阿魯台遁四月次雲州大閱甲午次陽和谷阿魯台棄輜重遁去收其牲畜遂旋師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翼也當還師征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庚午遇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千人徇河西斬伐甚衆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七

永樂十六年姚廣孝死初北平兵起陰謀首發自廣孝及帝轉戰有天下廣孝決策之功爲多旣拜太子少師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

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改京師爲南京以北京爲京師頒示天下左庶子鄒緝上言略云陛下肇建北京工鉅費繁調度甚廣農民終歲供役猶且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非其

土產動料千百小民轉購他所其值倍蓰及至進納多不中程往復輾轉重爲民累又自營建以來工匠假託威勢驅民移徙號令一出屋宇立摧奧矣粗完又復重徙有三四遷而不能定居者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小民所積幾何而誅求若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爲食而京師聚僧道萬餘人口耗廩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六

也朝廷歲賫錢幣市馬外蕃所出數十萬而所取不能一二散馬民間馬死輒令賠補不知人民耗矣多馬奚禪漠北降人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乃使羣居輦轂盛供帳厚賞賚以優之此豈足明廣大耶夫奉天殿陛下正朝也災首及焉自非省躬責己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上回天怒願還都南京保養聖躬散遣工匠停止征派將災沴不作太平可致矣疏入不省帝不憚李儀與李時勉言尤峻切帝于是發怒殺儀下時勉獄而緝得無罪

永樂十九年命蹇義等分巡天下安撫軍民以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分巡天下問軍民疾苦文武長吏擾民者奏黜之

永樂二十年秋七月帝至沙狐原阿嚕台懼北遁遂移師征烏梁海大軍至開平諜報阿嚕台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吾搗巢欲以此牽制我疾驅之攻萬全者果遁去大軍次沙狐原阿嚕台大懼母妻皆置之于是盡棄輜重于庫倫海側遁去命發兵焚之收其牲畜而還帝謂諸將曰阿嚕台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十九

有烏梁海部衆敢行悖逆當移師翦之遂簡步騎二萬五道並進至啟拉爾河遇其部衆帝麾騎夾擊自率前鋒衝之皆散走其地背河面左皆山大軍依山而軍帝乘高望之見其衆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其衆突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先伏神機弩于深林中其衆棄輜重走左遇伏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別以兵徇河西斬獲甚衆八月詔班師方輿紀要啟拉爾河在朶顏境內舊作屈裂兒河永樂中楊砥爲北京行太僕寺卿砥字大用澤州人

由進士授行人司右司副建言董仲舒宜從祀孔廟從之建文中言帝堯之德始于親九族今宜敦睦諸藩無自剪枝葉不報至是遷太僕寺卿定牧馬法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匹養馬家歲蠲租糧之半薊東水草豐美屯軍養種租亦免半於是馬大蕃息砥剛介有守尤篤孝行十六年母喪哀毀未至家卒

永樂中山東獻騶虞呂震請賀不許震固請帝曰大臣當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所爲則善矣震退帝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按帝以不學無術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震此勵精圖治之時也迨至晚年周王獲騶虞獻之羣臣稱賀旣而外國獻白雉白鹿白豕白象四方奏甘露嘉禾之瑞甚衆楊榮解縉等咸作歌頌以進初終不類如此蓋其時帝方訪求仙術淫信佛曲遊神于杳冥虛無中而反其初心不自覺先後異趨也

永樂末封西僧領天下佛教按帝晚年崇信佛法畱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宿衛皆誦經宴西僧于華蓋殿由是佛教流行四方皆尊奉之矣

永樂二十二年春阿嚕台犯大同議北征敕邊將整

兵俟命徵山西河陝各衛兵期會北京三月大閱諭諸將親征命皇太子監國己酉發京師次於隰寧謀報阿嚕台走帝意亦厭兵乃下詔暴阿嚕台罪而宥其來降者時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帝命瘞諸道旁親爲文紀之六月至達蘭納穆爾河遂趨進師使招諭阿嚕台諸部六月庚申前鋒至達蘭納穆爾河不見敵命張輔等引兵抵白切山以糧盡還遂班師勒石於清水源之崖七月己丑次於蒼崖戍不豫至榆木川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八月至京師葬長陵謚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帝廟號太宗嘉靖改上尊謚曰成祖方輿紀要達蘭納穆爾河在松林東北或曰卽庫庫諾爾海元太祖初會集部落之地白切山在漠外

洪熙元年更定科舉法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仁宗時楊士奇請定取士之額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仁宗以爲然帝卽位遂詔行之其後復分南北中爲三以百人爲率則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中謂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洪熙初帝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生風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其于政治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尤宜慎于選擇

洪熙初兵書李慶請給朝覲官各乘馬一匹其孳息償官楊士奇曰我朝廷任官而使養馬課責與民同非貴人賤畜意况朝廷以禮徵賢令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帝曰慶幾悞朕少頃卽批出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罷此令內批二日不出士奇復奏帝曰內批豈真忘之朕念爾孤立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陳智所奏曰爾就據此草敕止散馬按帝納諫止方面牧馬而慮直臣之孤立士奇得君之專帝保護之切君臣一德隆遇莫踰于此史稱帝褒卹忠節而不樂取容嚴飭邊備而不勤遠略用法寬恕而賍吏必誅賑民灾傷捐稅不吝謂比漢文宋仁而惜不終其治也廟號仁宗有以哉

洪熙初弋謙爲大理少卿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
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貶峽山知縣復坐
事免歸仁宗在東宮時素知謙骨鯁至是召爲卿直
陳時政言官吏貪殘政事多非洪武之舊及有司誅
求無藝帝多採納旣復言五事帝不懌尙書呂震吳
中侍郎吳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都御史
劉觀令衆御史合糾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
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
直惟陛下優容之帝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士奇從容言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
惕以言爲戒四方觀聽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
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
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帝以言事者
益少復召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
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奇請降璽書遂令就榻前
書勅引過自責且言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
自愧咎諸臣勿以前事爲戒政事未當關國家利弊
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時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侍郎黃宗載等清理天下軍伍時軍伍頗缺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行賄得免興州軍士范濟詣闕訴狀備陳虛缺之由乃命宗載等十五人分往直省清理之其後定清軍例二十四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爲常

宣德元年五月詔毀身療親疾者不得旌表初洪武中禮部定議凡人子臥冰刲股者不在旌表之例至是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母飲之而愈禮部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特爲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刲肝豈可爲孝若因此傷生則其罪益大所請不允明史兵志凡千百戶所各設總旗二小旗十

宣德二年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自死罪至笞四十分五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皆復用不能納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往往至死後以御史張純言貧人罪輕者始免追繫御史王翱復言官吏害民蠹政甚於賊犯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

以謙清直命往治之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
採木之役宣德初交阯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
往代王通棄交阯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土木之
變謙布衣走闕下薦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
才可用衆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
以謙負重名奏畱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
通等不納罷歸未幾卒按史稱仁宗寬大容直言謙
以故得無罪反責呂震等而黃驥言西域事帝亦誚
震而行其言當時劾謙賣直沽名而帝惟以不含容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臺

引咎君臣相與之際如家人父子肫肫懇摯求言若
渴至再至三方古之懸鞞設鐸何以加焉更以勅止
散馬而慮直臣之孤立保護於無聲無臭之中而自
得其不聞不見之式非好善出於天性焉能周至若
此明自太祖廣開言路逢掖布衣刀筆掾史抱關之
冗吏荷戈之戍卒皆得以言直達且因言而進流風
未替弋謙以并邊雁代人士生當不諱之朝忼慨發
憤以盡所欲言得邀榮遇何其幸也陳東莞言仁廟
所行商高宗周成康之匹漢文宋仁未足多矣

也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
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納米乃
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文職官吏犯
贓者悉依律治

宣德二年帝巡邊敗烏梁海之衆于寬河帝次石門
驛聞烏梁海統率部衆萬餘人已入塞乃畱大軍于
遵化而自率精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出喜峯
口遇敵于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
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烏梁海部衆潰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人馬死者過半帝親率百餘騎追奔其衆望見黃龍
旗悉下馬羅拜請降明日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
駝不可勝計按帝以巡邊闕爲盛事而忘未雨之綢
繆陳建言宣宗英武亞於成祖故躬親戎伍如摧枯
拉朽至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至蒙
塵正統土木之失宣德此役誤之其說亦不盡然英
宗以髫年入嗣王振導之講武三級之賜一杯之勞
直以武爲戲矣劉球羅亨信之疏充耳不聞亦惟振
蔽之也彭德清指天象責振謂陷乘輿於草莽而振

竟敢大言天命帝尙夢夢也土木之變振百死不足蔽辜而追咎於宣廟未爲定論也

宣德二年八月免山西州縣被災稅糧三年閏四月免山西旱災夏稅

宣德二年九月柳升次倒馬坡遇敵戰死通志倒馬關在廣昌縣南七十里設兵戍守魏土地記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大嶺廣昌縣南祭刀插箭白石狼牙諸山攀崖懸登鳥道羊腸由插箭祭刀嶺走馬驛過唐河至倒馬關山嶺險峻相傳楊廷朗倒馬于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二五

此漢張况爲常山關長赤眉攻關城况戰沒卽其處宣德中上問楊溥曰如何可以得人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上曰此非根本之論今當重學校選師儒以責成之時胡概奏舊有陸贄范仲淹胡氏魏了翁書院今皆頽毀欲加修整上曰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吉安知府陳本深亦言舊有忠節祠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義胡銓汪萬里文天祥比來曠缺祀典乞舉行之上曰褒崇忠節國家先務俱如其言行之按人才與道脉相維國之元氣也尊先賢以勵後進培養

元氣示之準的人才蒸蒸而日上此由本逮末之道
帝於此得治理之大原矣

宣德三年冬十月命中官郭敬鎮守大同武安侯鄭
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但以大同爲邊
陲要地北門鎖鑰一身肩任其重恩威並濟中外帖
然敬與其軍事聲威足以服之德義足以聯之故終
亨之世邊政肅清

宣德三年山西大饑李新言饑民流徙諸郡不下十
餘萬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窮困死亡日多帝諭夏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吉卽遣官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逐者
罪之按帝仁心爲質賑恤不待復勘撫山右之流移
如親飢渴其命夏原吉也如思陸凱之撫字有道其
諭隨地廩給也如嘉陶鎔之先給後聞俾并汾平蒲
之民得就口食無異起死肉骨帝王仁育之宏模也
宣德四年初設鈔關洪武定制有商稅而無船稅至
是戶部以鈔法不行請行納鈔例御史羅亨信等亦
言之乃沿兩京水道設關收鈔于是置潮縣濟寧徐
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潁墅九江金沙州臨清北新諸

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
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

宣德四年命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募商中
鹽入粟輸邊復建樓子營於偏關東北秦邊紀岢嵐
樓子營與黃甫川一河之隔黃甫川之岢嵐堡東南
至灰溝營唐家會渡河直達偏頭關邊外山羊會小
水口一帶皆北兵駐牧處冬冰易渡密邇府谷神木
葭州吳堡諸邑軍民雜居保牧爲難

宣德四年兀良哈由段家村入總兵李謙設伏於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草梁擒其酋隱克力等十年由七里溝入指揮江海
等戰敗死通志長城自左雲縣拒門堡起勢迤西南
至右衛黃草梁折而南東接孔家溝墩南歷二墩至
雙溝西對大青山尾此明山西防秋分土之界也設
伏於此首尾相應攻戰得勢故能擒將却兵也

宣德間建灰溝營於河曲縣之河保營在縣西北七
十里周五百五十步東西二門成化間李侃於其地
置恒美倉備軍儲也按黃河上流歸化城一帶土肥
水美種植蕃富秋熟駕木筏載粟米淨河而下河保

營爲屯聚之所宋時麟府屯重兵輸餽於河東而不能取長河南下之粟置倉於河保營運不盡之藏於下流一水之地儲軍實而利民用計無有善於此者宣德五年戶部尙書原吉卒謚忠靖原吉與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俱二十七年時稱蹇夏及是原吉卒贈太師原吉有雅量嘗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此中無主何能應事雖當昏夜不以冥冥墮行敬慎如此宣德五年二月帝奉皇太后謁陵三月戊申道見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者下馬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况吾民終歲勤動乎令賜所過農民鈔按帝嘗道過昌平見道旁耕者召問之耕者具言其勤苦事上嘆曰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遂記其語憫織婦之蠶纈裂帛而有詞得趙文敏幽風圖畫而有賦念念不忘民瘼以農桑之艱難自警其意象直接周之盛時矣而且求賢招隱作猗蘭之操其詞曰蘭生幽谷兮奕奕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爲伍乎賢人兮汝其子輔

殷懷如寄魚麗嘉魚之遺意也

宣德五年九月擢御史于謙周忱六人爲侍郎巡撫兩京及山西東豫江浙湖廣擢郎中况鍾九人爲知府賜敕遣之按帝銳意作人久任以觀其成奇才異能應運而起江南財賦彫敝忱往釐之平水均耗九年而政成于忠肅撫晉卹民勤政社稷忠勲况鍾發奸如神量折逋賦九載秩滿攀畱者數萬餘人楊文貞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皆光于史冊昭于後世然其際遇有幸有不幸焉文襄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與伯律皆以宏濟艱難澤及于物以功名終忠愍以意欲二字傳會成獄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然其精忠亮節凜凜有生氣光昭日月帝知人之明也

宣德五年遷開平衛於獨石洪武初設開平衛置八驛東接大寧古北口西接獨石永樂間大寧旣棄開平勢孤至是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宣德六年詔官軍兌運民糧北京初建水陸轉漕皆用民運會通河旣開陳瑄改用官軍支運造淺船三

遣官軍就近輓運交淮徐德通四倉旣而官軍不給於用仍用民運輒多違期又議復支運法令諸郡民轉粟於淮徐臨清各倉官軍接運至京至是瑄以民運失悞農業令民就近兌與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帝命黃福等議行謂之兌運又令議定則例耗米量地遠近爲差由是以兌運爲常法也

衛英列傳英字時獻號箕峯洪洞人以鄉舉歷鳳翔正定通判濟南同知遷開封府知府請告歸英少從劉編修授尙書有文名事親孝歿各廬墓三年年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十喪偶不再娶在鳳翔定餉運均輸法佐理濟南給軍士餉餘羨悉歸公民有田在白雲湖宗室奏奪之英力持不與在開封地瀕大河苦奔潰築堤障之郡人恃以無恐又以徭役法未得其平悉心經畫爲條其便益英家居時有宅一區田三十畝涖官數十年未嘗稍有增益中丞張公疏稱廉如趙抃而少琴鶴明如包拯而多仁恕當時以爲實錄

宣德八年六月大旱賑山西饑申寬卹之令謂侍臣曰朕每食思下人之饑每衣思下人之寒未嘗一日

忘民瘼一衣一食軫念民艱憫旱賑飢所必有事也當揭豳風于殿壁謂周公陳王業之自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揭于日以朝夕儆勵元后作民父母道有如此者

宣德中帝召楊士奇等至文華殿特賜鮭魚醇酒并御製詩有樂嘉魚之句嘗召張輔等十八人從遊西苑詔許乘馬登山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尋賜宴因諭之曰今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樂而政務之暇命卿等共此亦庶幾古遊豫之樂也按是時邊氛不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起宇內清和君臣相悅之遊咏傳爲盛事而帝希踵明良抗懷古治嘗言朕每食必思人之飢每衣必思人之寒常以民心爲己心揭豳風於殿壁躬乘耒於獻陵惟能憂民之憂者始能樂其樂非假讌遊以爲樂矣

宣德中帝諭李慶曰比聞陝西軍調京備操山西軍調陝備禦甚是勞費若令陝西就彼備禦河南山東來京備操則人情兩便按此一轉移間隨地遠近各適所依恤軍之仁政也

宣德中李容爲貴州參政容尙嵐州人生時只一血胞以爲怪棄之容外祖曰此連胞生多貴剖之果得男中宣德壬子舉人官至參政清節自勵未嘗增益田產後裔亦能繼守法

宣德中代州署訓導曹鼎上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師表今願就太學讀書上曰此人志不自滿可嘉選入太學按此亦仿周中丞成進士願入翰林就學之意而請就學也時帝方重學校選師儒嘗出洪範篇及御製序示楊士奇曰朕在宮中萬幾稍暇雖寒暑不廢書冊帝雅意嚮學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雖其時無專門經訓授受源流而文治光敷父兄子弟之教訥訥向風士風吏治通於習尙史稱太祖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吏治煥然丕變仁宣之世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豈非得教化之原使人皆回心而嚮道與

宣德九年都督李謙以偏關縣紅市門口堡有廠溝通塞外建敵樓臺橋洞一座外設邊牆一道壕塹品窖三層撥軍二十名偵望萬歷二十六年兵備道趙

彥增左右雙翼磚臺東有東梁亭通志在縣東北八十餘里布政司西北五百六十里東至邊牆西至邊牆南至水泉營堡界北至蒙古地界東南到五眼井堡西南到水泉營堡

宣德中山西霍州學正曹端篤尙理學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薰陶而化後竟終于霍言者多稱曹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時陳本深盧秉安皆稱循良本深任吉安十八年治尙寬簡郡民自恥爭訟秉安治東筦十九年清操厲節臨行惟受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三

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貧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一失掛心腸皆卓卓有名于時者

宣德九年都督李謙建堡于偏關縣之滑石澗水泉營滑石水泉營澗堡在偏關縣北六十里東至邊牆三里西至老牛灣堡二十里南至偏關城七十里北至邊牆一里嘉靖初陷于敵復加修周一百八十丈二尺高連女牆四丈堡卽邊垣也堡前有滑石澗暗門西有滑石二墩墩西有水門滑石澗自水門北流

有小口子墩水出小口子又出大口子水門西又有滑石澗水口西北流出水口門後設守備一員兵三百七十五名翁萬達疏自老營堡了頭墩起西至滑石澗水門墩止爲垣九十里有奇塹如之增添敵臺四十四鋪屋六十二品窖三千暗門一水口一水泉堡在縣東北六十里東至五眼井堡四十里西至草垛山堡二十里南至馬站堡十五里北至邊牆二里領草垛滑石二堡初設參將兵二千五百名隆慶二年改設守備把總各一員增兵一千名水泉營在堡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城東少南爲紅門口附口外少南有南海子堡城西南有後海子北來之要隘也

宣德九年秋八月衛拉特托歡襲殺韃靼阿嚕台于穆納山托歡遣使來告且獻玉璽帝賜勅曰王殺阿嚕台見王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賜遣之阿嚕台子諤博爾濟延來歸輯覽注穆納山在今烏喇特旗西

宣德九年加戶部尚書黃福少保參贊南京機務畱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福

以參贊嘗坐隆側然隆待福禮甚恭公退則推福上坐福亦不辭福遇事先籌定付隆隆悉從之由是政肅民安遠近悅服

宣德九年都督李謙建水泉營堡廣三里一百七十七步置防守一員兵五百名後設參將兵二千五百名堡在偏關縣東北六十里北至邊牆二里領草垛滑石二堡水泉營在堡城東少南爲紅門市口明三關鎮市場在水泉營隸岢嵐道順義王諸部互市於此先設宴邊外有閘三曰中曰左曰右馬繇此入臨邊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五

有閘一曰內閘馬繇此登數入境紅門有臺袤一十三丈臺上有納欵廳撫賞於此以銀一萬兩宴餽一萬兩撫賞諸部四萬兩市馬馬以六千爲率價以一十二兩爲率互市日岢嵐道提調監督雁門寧武兩道協理之鎮守總兵官副將統兵彈壓西路參將理市事正兵營軍二千一駐老營堡一駐八柳樹馬站游兵營軍移駐滑石澗小營兒獅子坪參將軍移駐馬站堡以備要衝

宣德中翁萬達言滑石澗堡上接老營堡至滑石澗

水門墩皆邊垣也距老牛灣堡二十里北至邊牆一里堡與草垛山堡均隸水泉營草垛堡東至水泉營堡二十里西至滑澗石堡三十里南至馬站堡四十里北至邊牆五里始築於宏治十五年後復修周三百八十四丈五尺堡突出崇山直望三十餘里爲沿邊傳烽之首

九邊輯略云明宣德中置豐州及雲內等縣設官置戍正統間主帥宴樂於樓子寨致寇突入邊內於是王林雲川等衛內徙而豐州雲內之民遷於應朔諸處云

卷之二十八

三

宣德十年以元儒吳澄從祀孔子廟庭澄自泰定間謝病歸臨川著書曰富語益粹精至順二年卒於家贈臨川公至是帝披覽遺書始詔從祀

宣德十年吏部尙書蹇義卒謚忠定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及是卒贈太師義與夏原吉聲譽相埒朝議推義善謀原吉善斷有古大臣風烈而義尤厚重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容上前所言退不敢以語人

宣德十年六月葬景陵在天壽山東長陵之北謚曰
章皇帝廟號宣宗明史贊曰宣宗卽位以後吏稱其
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閭閻樂業蓋明興至是歷年
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
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
克繩祖武者歟

正統元年詔天下衛所皆立學明初當干戈擾攘之
際太祖召耆儒設學修明治術廣勵學宮之道與治
術相表裏至是推廣其意通於天下衛所同立學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七

正統元年兀良哈由七里溝入指揮馬貴等敗其前
鋒而退越二年瓦剌復至西莊村兀良哈三千餘人
駐櫃子山數犯偏頭南掠保德州河曲等縣時以邊
警日至令士民納馬予冠帶繕城垣裕倉儲集丁壯
教以騎射嵐州預備無虛日靜樂令史魁設置得宜
人有固志稱於時云

正統初以王振掌司禮監振蔚州人狡黠多智事仁
宗于東宮宣德初寢用事帝爲太子朝夕侍左右及

卽位命掌司禮監寵任之太后嘗遣振至內閣問事楊士奇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士奇愠三日不出太后問故楊榮以實對太后怒鞭振仍令至士奇所謝罪且戒曰再爾必殺無赦自是間數日太后必遣使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議如何施行令具帖以聞明史百官志內官十二監司禮監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各太監爲內官最要職故振得竊權

正統元年三月始御經筵楊士奇楊榮楊溥請開經筵并擇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侍講之職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太皇太后然之命士奇榮溥及侍講學士王直等爲經筵官每十日會講文華殿餘日仍令講讀官四人入講經史命楊士奇楊榮楊溥議臣民章奏三人同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時論賢之號三楊

正統元年夏五月始置提督學校官南京戶部尙書王福言比來生員學藝疎淺宜令布政按察二司遍

歷考試庶得真才于是兩畿及十三布政司各置提督學校官一員兩畿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僉事著爲令

正統二年春正月太皇太后召見大臣於便殿太后御便殿帝西面立后傍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見五人東面稍下立太后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屢形愁嘆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

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帝簡任俾輔後人皇帝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羹

幾宜與五人共計有頃宣王振至太后頓怒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今當賜汝死時女官雜佩刀劍侍遂以刃加振頸帝跪爲振請五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我聽帝暨諸大臣雷振此後不得令干國事也振故心憚太后自此稍斂戢已而太后病遂跋扈不可制矣始仁宗爲太子時被讒官僚多下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屢瀕于死仁宗每于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太后言

之

正統初遣行人賫敕旌山西出粟備賑富民魯希恭
蕭聚等爲義民免其雜差按此亦救荒之善政聽民
自輸書吏不得侵擾而旌隨其後民未有不樂就者
况唐魏遺風俗本淳厚也是時江右勦賊有告富民
與賊通者藩司陳智下令曰所告如虛速自來衆悉
詣官智因謂之曰爾曹出粟賑貸飢民當貸爾衆如
令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勝計智亦趨遷此雖未審定
虛實分別勸懲而當荒亂之餘人心未定下輸粟之
令塞飢民之口化強暴爲和順富民不致株累破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一事而數善備不必繩之以常法也

正統中移雲州衛於左衛城內復以雲州併入左衛
衛北塞外有鹽地漢書地理志雁門郡沃陽縣鹽澤
在衛北塞外有長丞水經注鹽池西南去沃陽六十
五里池水激澄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
沃水東逕參合縣南又東合災豆渾水水出縣東南
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沃水東北流注鹽池鹽
池北十里卽涼城郡治也涼城故城在助馬堡北邊

牆外

正統三年邊將周諒言東勝州廢城西濱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關北連大山榆楊等口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賊寇出没必經之地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關水泉營回處營堡皆在其內均可不勞戍守非惟足以捍蔽太原大同亦所以保障延安綏德也時不能用續通考遼太祖破振武軍故勝州之民皆趨河東勝州遂廢石晉割代北獻遼乃置東勝州領榆林河濱二縣金初屬西夏後復取之并置武興軍領東勝一縣元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省東勝縣入州明初改建東勝左右二衛兵民皆耕牧河套中鹵寇稀少洪武二十六年城東勝永樂初移入畿輔其地遂墟通典振武軍故盛樂城魏之雲中郡也契丹破振武則東勝不能存故民趨河東正統間洪洞縣民以趙城屈項村渠圯民不沾利議三節導水上節導澗河中節導小河下節導高河胥置堰後澗水不足洪洞令王彧以通霍副霍二渠餘流入汾可惜令民易地開渠自縣北賈村導二渠餘派經城南合澗水溉營裏西池等村田名曰利澤渠

太岳山勢至洪洞回翔拱抱山下有泉爲池袤十八丈廣四丈二尺深八尺東有無底泉陰晦水濁晴明水清源通霍水霍水下流開渠曰南霍渠溉十二村田百四十頃有奇縣境後霍前澗左箕右汾汾水經趙城縣流入自趙城衛店村置堰開通導汾水溉洪洞臨汾兩縣地三百頃有奇又縣北興利渠引汾水灌永安里田二頃有奇又有通利濼利等渠導汾溉田各數十頃又引川谷之水分流溉田又潤源渠置堰導赤沙河水溉蘇村蜀村等九村田一十頃有奇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旱

又郭益里沃陽渠下魯里先濟渠導引澗水溉田縣志城南百餘步澗水如帶源自岳陽山谷中西匯入汾奔騰直下建橋於南門外曰聚瑞又建澗河橋曰通駟下流廣利小渠圍渠又要截渠流澤渠及衆議陳珍蓮子等渠俱引澗水溉田又縣東十里華池泉縣南二十里普濟泉又南普潤泉英泉東南深泉寶泉南侯泉東坡小泉相近有雙泉清泉無底泉俱引流溉田注於汾

通志霍泉發霍山南麓分南霍北霍二渠以溉霍州

趙城洪洞田水經注霍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於汾州南琿水源出霍山西流溉田經城南入汾州東八里古魚池東十里章邱泉南十五里方池水東南十五里圓泉水東北三十五里羅頭泉俱引流溉田下注於汾州東石鼻渠引石鼻谷水至城南灌田又東西義成谷水導流西灌民田又州西北碧玉渠州東北鴨底渠州東官渠合大張等村水澆溉民田皆霍山旁谷之水可資導引者也引汾之渠許村付字退沙白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龍三畝寺莊東灘聖佛陳村郭莊辛置等村鎮總渠十一小渠三十一溉地四千三百餘畝晉引汾爲利上輪下接古有成規

正統間縣令王彧以汾河利澤渠湮圯令民引南北二霍經城南合大澗河溉田千頃有奇北渠分三道溉趙城永樂等四十六村田五百九十餘頃南渠分五道一曰小霍灌趙城道覺等四村洪洞曹生等十三村田一百六十餘頃又縣東大澤渠源亦出霍山郡國書曰大同府南門外舊有王家庄渠東門外渠

野場渠故郡渠北胡渠引水灌田以故糧派上則郝
村蕭村樓村曹村原係下地輕糧近年開渠上流淤
灌上地甚多上流引水則下流涸是上則之地反不
當下地之收穫竊意合前後村通勻水利亦前後村
通均地糧乃爲均平不然訊村民願水地者則計水
所到而徵以上糧願旱地者則徵以下糧而禁勿侵
水庶民各安心而免爭奪之禍矣郡山多石薪水絕
少石炭南資陽曲北資元岡數日始得往返元岡路
逕崎嶇隆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
晉乘菟略

卷之二十八

望

艱也衆謂東西南山亦產石炭苦不能詣因募陽曲
窰戶令開鑿售鬻皆言頑石無炭避去按平城地近
朔漢風沙彌望氣冽苦寒邊民生計支拙顧寧人親
歷其地目擊民艱而於水利之得尺得寸經營調度
憫元岡往來之苦雖未澤及人而已爲仁人之言矣
通志明朱峻嶸博學有盛名不慕榮利築居五姓湖
輕舟蠟履登臨吟嘯自號蘆花散人五姓湖在虞鄉
縣西北二十里卽張楊池姚暹渠經流之所也村有
五姓因名

正統二年六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正統二年秋九月以楊洪守備獨石洪初副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嘗勵將士殺敵謙謂曰徒殺吾人耳敵可盡乎御史張鵬劾罷謙遂以洪代洪紀律嚴明烽埃修飭數與烏梁海戰斬其酋威名聞嶺北稱楊王

正統二年置巡檢司於平定州之故關關在州東九十里道出井陘之要口也兩山險隘關踞其中通志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平定 謂之井陘關卽古井陘邑也顧祖禹謂扼井陘之重險據太原之上游居然雄勝

正統三年置平鹵衛於大同城內嘉靖中移置平鹵衛衛本漢置武州縣屬雁門郡漢末廢後魏復置曰武周縣屬代郡高齊省隋唐以後皆爲朔州地衛在大同府西二百五十里成化十七年築城周六里有奇分邊十九里有奇本城北面高山東西岡阜環繞險與敵共隨在皆衝而大口水口諸處尤甚邊外汾水河一帶卽酋首駐牧嘉靖中苛嵐應朔之變俱從此

潰入隆慶四年諳達突犯城乏薪水幾不克全議者欲連城據山削岡開渠以爲苞桑之計邊防考平鹵城備兵使者駐此分堡四邊牆東起威狐堡界西止南沙河長四十七里有奇是爲大同西路其地寒苦瘠薄兵弱戍寡向來寇騎充斥幾無寧歲衛西北十餘里馬營河堡周不及三里分邊五里零內小水口最衝邊外舊榆林城迤西一帶爲明時首領住牧地衛北殺虎口堡堡城周三里有奇高四丈南一門有月城兩重今屬平鹵衛堡分邊二十里有奇兔毛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聖

及古道溝新水口等處屬焉邊外歸化城昭君墓明時首領駐牧地隆慶五年設市場於此爲往來孔道衛西三十里阻虎堡城周一里有奇東一門屬大同西路今屬平鹵路堡分邊八里有奇內寺懷堡爲極衝邊外乾河溝卽寇境堡孤懸極塞路當險要嘉靖十九年寇由此入犯石州一帶三十二年由此犯岢嵐一帶所當力爲防禦以西當偏頭之衝南扼雁代之險者平鹵衛西四十里敗虎堡城周一里有奇高三丈六尺東一門有月城屬平鹵衛分邊八里零內

鎮川墩泉兒溝最衝邊外灰河一帶及長勝墩迤北俱爲寇境嘉靖中寇由此入犯朔州一帶爲衝險之地衛西北大水口堡周一里有奇高三丈六尺衛西北雲石堡城倚土阜修築高四丈二尺東一門有重城其地北接戎幕堡立高岡艱於取汲邊外卽首領駐牧之所往來不絕於道後經改築以資策應衛東北破虎堡城周二里高三丈八尺南一門有月城屬大同右衛今屬平鹵衛分邊十四里零內平梁鎮靜二處極衝邊外大松樹山豐州川威寧雲川城一帶皆首領駐牧地又堡東有黑龍山崇岩邃壑易於藏伏嘉靖中寇徃徃由此竊犯

正統三年築威遠城衛在右玉縣南五十里大同府西一百五十里東至左雲縣三十里西至大水口堡五十里南少西至平魯縣六十里西北到雲石堡城方四里高四仞厚三仞餘門樓四萬歷三年展修周五里八分零高連女牆四丈甃以甃四門俱有月城濠深一丈五尺分邊十五里有奇內大羊坡雙山兒小羊坡爲最衝邊外泥河兒卽部酋首駐牧本城地

勢平漫寇入最易洪治十三年嘉靖四十三年隆慶四年皆由此突犯邊防考嘉靖中以雲西多故分設威遠路轄城堡五分邊三十九里有奇東拱右衛西直平鹵雖稱輔車然道途隔越岡阜崎嶇拒守不易衛東北五十里祁家河堡周二里西藩威遠東蔽左衛爲往來接濟之處威遠西三十里威平堡周一里有奇又築土堡一座與此相接堡稍近腹裡介威遠平鹵之間亦應援所係威遠西北六十里威虎堡城周一里有奇分邊十里零內五谷煙徐四嶺極衝邊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

外響水河大營盤一帶卽首領駐牧地相近有淨水瓶堡宣德中築城周一百十八步高二丈八尺門二威遠西北之防曰威虎堡嘉靖二十三年築萬歷九年增修與威遠相爲羽翼用以防禦五谷烟徐四嶺之衝邊外之動靜隨時可得其情預爲之備堡地當絕塞向爲寇衝備禦尤亟威遠西北四十里雲石堡舊堡在今堡東南嘉靖三十八年築山高無水離邊尚遠不便市場萬歷十年改築于王石匠河卽今堡也周一里有奇分邊十四里零內鎮墻等墩極衝邊

外馬耳山長溝一帶卽酋首駐牧堡地勢平曠又置市場于此密邇市口轉輸之資藉于威遠道路崎嶇不無孤懸之慮而立威平堡資其接濟嘉靖四十五年築萬歷初增修通往來之道二十三年又築土堡於前與此相接前後互爲聲援威遠平鹵之間亦不虞空曠也以上諸堡俱威遠路管轄

正統中鑿太行山碗子城關道鑿石平險以免折軸摧車之患太行山在澤州南三十里東西一帶諸山雖各因地立名實皆太行也關居太行絕頂羣山廻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

環南有柳城隘與碗子城相接其路羊腸百折險峻難行車輪過之無不摧折宋太祖征李筠至此亂石阻遏帝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卽日平爲大道是也

正統三年冬十一月逮天下逋逃工匠四千餘人宣德間徵天下軍民工匠多所興造帝卽位悉罷之未幾建宮殿修九門改造五府六部諸司公署又建京城內外諸佛寺工役繁興匠多逃者二年二月以後已逮六千餘人至是又逮四千二百餘人後又逮萬

人逮至者皆極梏赴工六年夏以盛暑始脫極梏役於工

正統間籍民兵戍偏頭關苦役無休嵐興尙保間甚以爲累嵐縣典史祥符人滕淵素有廉能聲理事不擾調劑得宜士民德之

英宗正統三年夏四月設馬市於大同與衛拉特互市時郭敬鎮守大同交通衛拉特於大同設馬市初武安侯鄭亨久鎮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常云大同我國家後門我死後來者何人幸勿壞我家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哭

也時內官監軍皆坐諸臣之上敬在邊總兵官畏之惟亨與議事無所撓亨卒敬始縱恣時衛拉特遣使入貢使止三十餘人王振藻餽太平賞賚金帛無算凡所請乞亦無不予其後貢使利朝廷賞賚所遣動以千計大同供費至三十餘萬餉饋有缺卽罹重譴嗣帝亦以貢使太多限三百人入關其秋至大同者復二千餘人旬日又百餘人使人以馬易弓藏於衣篋不可勝計時議請於居庸關詰檢之不許鎮守太監郭敬歲造箭鏃數十甕遺其使亦不問荒廢至此

壞國家事於大同後門果不誣矣武安侯其有先見
哉

正統三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丁璿以直隸寧山衛
遠在山西澤州之境其屯田布于河南大名諸郡縣
屯卒散居衛官巡視不及往往縱恣爲盜請以寧山
衛或隸河南或隸山西且將散居屯卒編之成屯庶
衛官得以不時巡督有爲盜者連坐之事下兵部議
以寧山所以控制河南山西二都司規畫已久難以
改隸其編屯連坐之法請如其言從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

正統四年以學士馬愉侍講曹鼐入內閣預機務初
王振至內閣語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
等皆高年倦矣當若何士奇曰老臣惟盡瘁報國死
而後已榮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
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榮曰彼厭吾輩
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
一二賢者同心輔政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翌日列
愉鼐及侍講學士苗衷侍講高穀名以進愉鼐遂先
被擢用按此卽以人事君之道變而通之使出於權

璫之列進大臣爲國之苦心窮而爲轉也士奇不失其正榮獨妙於權隨機應變而不離於正三楊皆顧命重臣王振不能搖撼而樂附之使無猜忌而引於道此士君子不得已於衰世之所爲彼悻悻自得者無此經緯也

正統五年夏六月度僧道二萬餘人王振喜釋道每歲必一度之是年五月以前已度二萬一千人至是又度前後共二萬二千三百餘人黃冠緇服布滿街市僧道之多莫逾于此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四六

正統五年秋七月遣侍郎何文淵等分行天下修荒政從楊士奇請也時太皇太后專以養民爲務每四方水旱賑濟動億萬計蠲免災糧或數百萬石閭閻安樂雖災不爲害迨王振用事悉反初政惟蠲租振荒尙仍之不改云

正統五年少師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謚文敏榮乞歸省墓比還至杭州卒贈太師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成祖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閣榮年少最警敏一日寧夏報被圍成祖示以奏榮曰

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奏至圍果解成祖與諸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李時勉夏原吉皆以榮言得無死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爲一時碩輔

正統五年少保南京戶部尙書黃福卒年七十八福丰儀修整不妄言笑歷事六朝多所建自公正廉恕行孚乎人當官不爲赫赫名事微細無不謹憂國忘家老而彌篤自奉甚約妻子僅給衣食安南貢使入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四朝或指福問曰識此大人否對曰交南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成化初贈太保謚忠宣

正統五年冬十一月有僧年九十餘由雲南至廣西自稱建文皇帝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僧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帝令錦衣衛錮禁之四踰月死從者十二人皆戍邊通鑑輯覽註楊行祥事見正統實錄記載數說皆不取

正統六年三月下山西巡撫侍郎于謙於獄旣而釋之謙字廷益錢塘人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舉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奏對音吐鴻暢帝爲傾聽顧佐爲都御史待寮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已也扈蹕樂安高煦出降帝命謙口數其罪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寃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超遷兵部侍郎巡撫山西河南謙至官輕晉乘蒐略

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卽具疏言之時太原歲稔謙上言山西積穀數百萬計臣欲於每歲三月令府州縣申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府州縣吏秩滿當遷卽預備糧儲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以時稽察詔可自是儲備充溢境內數千里民無水旱憂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而盡奪鎮將之役卒私墾者爲官屯邊用亦溢每遇水旱賑濟動以萬計蠲免災糧

或數百萬石謙奏朝上夕報可皆三楊主持而謙每
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人不能無望至是三楊
已前卒王振方用事謙無私謁振啣之李錫阿振指
劾以久不遷怨望遂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得釋山
西吏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晉王亦言之乃
復原官十三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秋額森大入寇
王振挾帝親征謙力諫不聽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
衆莫知所爲郟王監國侍講徐瑄言星象有變當南
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
定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人
心震恐上下無固志謙請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
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
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卽遷本部尙書
郟王方搆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
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朝班大亂衛
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衆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
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衆乃定謙袍袖爲之盡裂退

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皇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人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邊京營兵械且盡宜亟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器甲遣都督孫鏗衛穎張軌張儀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列營郭外都御史楊晉乘蒐略

善給事中王竑參之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効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十月敕謙提督各營軍馬而額森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歛兵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都督陶瑾安定門廣寧伯劉安東直門武進伯朱瑛朝陽門都督劉聚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都指揮李端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宣武

門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武與陳德勝門外當額森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禽其長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理軍務初額森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關喜寧喉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復邀謙及王直胡濙等出議帝不許額森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益沮庚申寇窺德勝門謙令亨設伏空舍遣數騎誘敵敵以萬騎來薄副總兵范廣發火器伏起齊擊之額森弟孛羅平章茂諾海中礮死寇轉至西直門都督孫鏜禦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寇且却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躍馬競前陣亂輿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號呼投磚石擊寇譁聲動天王城及福壽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額森邀請旣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可得志又聞勤王師且至恐斷其歸路遂擁

上皇由良鄉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謙辭不允乃請以大臣鎮山西防寇南侵大同叅將許貴奏迤北有三人至鎮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李鐸岳謙往而額森隨入寇繼遣通政王復趙榮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况我與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敵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額森多所要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五

皆以喜寧爲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禽寧戮之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且因諜用間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許以封爵使隱圖之額森始有歸上皇意遣使通款京師稍解嚴謙上言南京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多流民設遇歲荒嘯聚可虞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額森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

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帝以歸謙力也上皇旣歸瓦剌復請朝貢先是貢使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至三千餘賞賚不饜遂入寇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條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擇精銳十五萬分十營團操團營之制自此始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額森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楊洪自獨石入衛八城悉以委寇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謙以上皇雖還國恥未雪會額森與脫脫不花構請乘間大發兵身往討之以復前仇除邊患帝不許謙之爲兵部也額森勢方張而福建浙江廣東湖廣貴州廣西各盜所至蜂

起前後征調皆謙獨運當車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
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
令明審雖勲臣宿將小不中律卽請旨切責片紙行
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
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又自奉
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
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錠
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
無不從者用一人必密訪謙謙其實對無所隱不避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
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卽劾謙上功簿不實御
史顧暉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
制折之戶部尙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捃摭不已諸
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衆議用之得以
盡所設施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
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奕大臣勲舊貴戚意頗
輕之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
還不快也徐瑄以議南遷爲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

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得勝之捷亨薦謙子冕謙不允亨復大恚都督張輒以征苗失律爲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旣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卽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瑜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喉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

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尙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棄謙市籍其家家戍邊籍沒時家無餘貲獨正室鑄鑰甚固啟視則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寃之指揮朶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挾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陳遠感謙忠義收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遠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謙旣死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尙書

未一年敗賊累巨萬帝召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被
遇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也亨俯首不能對
俄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
在當不令寇至此帝爲默然是年有貞爲亨所中成
金齒又數年亨亦下獄死吉祥謀反族誅謙事自成
化初賜祭誥後復賜祠於墓有司歲祭謚忠肅杭州
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按于忠肅志存宗社易危
爲安而奪門變起禍機猝發英宗亦心知其功而決
於徐有貞不殺于謙此舉無名之一言遂至寃沈蓋

英宗欲復奪門之舉有貞欲專復君之功皆由於心
所欲得相劑而出非常有貞之罪其可道乎天下未
有急功利之人而可與共國家之大事者也有貞之
治張秋當時美其功而多開支河洩水正河流分雖
獲一時之利終留數年之患急功而不計久長也以
是心與宗社之謀自以南遷爲利矣夫明業之不墜
忠肅力持之英宗之得歸忠肅實主之有貞攘奪其
功而枉害忠良不得志於南又欲專利於北甚矣功
利之中於人心也史稱忠肅撫晉十九年威惠著績

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經緯一世之大用卓然表見於時景帝旣推心置腹謙亦憂國忘家而其燭幾之明秉心之赤尤出天授河西驛卒議裁忠肅獨慮遠而議留其後流賊之竊發卽起於此舉朝以議和爲安忠肅獨以復仇爲心上皇不樂用兵而忠肅時以弛防爲慮一腔熱血隨事噴灑明知不爲當時所容而不恤也其咏石灰自喻云千鎚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骨碎身全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蓋久已舉一身空之而捨其生矣故文辯而忠肅獨默知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其有必出於此者也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死之日陰霾四合天怒人怨聞者痛心疾首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忠肅義烈炳然與日月爭光君子小人之所終固不爽矣額森舊史也先

正統七年敕諸將嚴邊備初設馬市於大同與衛拉特互市衛拉特托歡死其子額森嗣額森母蘇州人隨夫戍邊爲托歡所擄遂生額森克狡桀驁北部皆服屬屢擊破烏梁海出入於豐勝間民不勝其苦至是嚴爲之備

正統八年下大理寺卿薛瑄於獄旣而釋之瑄有明
一代理學名儒人稱爲薛夫子初爲山東提學僉事
王振欲引同鄉可爲京卿者士奇以瑄對召爲大理
少卿瑄至士奇使謁振瑄不赴拜及會議東閣振見
瑄先揖瑄無加禮自是銜瑄會指揮某死振從子山
欲強娶其妾誣指揮妻毒殺夫處極刑瑄辨其寃三
邇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指劾瑄受賄故出人罪下獄
論死將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曰聞薛夫子
將刑也振感動會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明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羹

瑄列傳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
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己而生瑄性穎敏甫
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
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旣
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益禮
爲瑄師於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
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
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
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

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瑾舉爲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卒

揮妻不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纒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球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

軍餉事竣卽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
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召改
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
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
誣文恚曰此老倔强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
許英宗復辟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
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
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
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
晉乘菟略

卷之二十八

季

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
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
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
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
六月得疾賦詩曰矮房紙帳竹屏風睡覺東窻日已
紅七十年來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危坐正寢而
逝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尙書謚文清楊廉清頒讀書
錄于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賜名正學隆慶六
年詔從祀大成廟按史稱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

雖勿究於用其清修篤學海內宗法異於江門姚江之學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可考而知也宋判道學儒林爲二明伊雒淵源上承洙泗儒宗統緒莫正於是道學以躬行爲上而文清實踐之排衆議而弗顧臨大難而不恤至誠感人下至蒼頭賤役咸知爲薛夫子涕泣而痛惜之盛德之入人深矣此踐履之實也明自太祖徵召耆儒講論道德修明治術大臣以文學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東薛瑄以醇儒預機政屹立不趨權璫篤志勵行謹言慎微有箴其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空一

學皆一本於程朱海內宗焉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支流餘裔師承有自曹端胡居仁篤實踐履守儒先正傳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而文清則謂自考亭以後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其言平易簡切直接洙泗之傳迄後科舉盛而儒術微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文清著讀書錄傳於世自言所得教人以復性

爲主正傳復明於時雖所學弗竟其用而廣河汾之
教亦足津逮後學無岐趨改錯之憂矣稷山竹東任
公考究先生言行實跡得其心性所存纂成實錄一
書曹于沐跋其後云文清爲有明大儒產於吾鄉若
此其近也論其世而師友之者亦鮮夫子學聖人不
學夫子是自外於聖人也學聖人者人其人也文清
臨終二語書未完而絕先生學問所得在此生平讀
書爲此尙論先生之學者以此學先生者當如此得
其旨矣唐荆川議文清從祀略云臣聞聖人道有宗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傳有羽翼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其德行稱纒四
人而夫子獨許顏回庶幾其三人又不與也一貫語
之賜參而性與天道賜又自以爲不可得聞精微之
際心授心受所謂宗傳者也然文學政事言語亦得
與德行同科而有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
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己且曰自吾得某也惡
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
周也所謂羽翼者也此孔門人物之衡也後世論孔
門從祀者之衡也至如瑄者以復性爲究竟以持敬

凝靜爲工夫非聖人之道不以志而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以尊而信其生平無背於聖人之道者實爲聖門之羽翼也有明理學彬彬盛矣然自瑄以前儒者猶汨於辭章事功之習未有能卓然於道德性命之歸者而瑄實倡之比之濂洛倡道於宋雖其所得或有淺深而功則並之有明理學之一闢也記曰春官釋奠於先師解之者曰若漢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此漢代釋奠於漢人之証也而與於釋奠者代有其人未有空一代絕無其人也明興且二百年遠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近皆誦法孔氏而壁宮之側至無一人得俎豆其間者非所以鼓士氣而彰聖明棧樸之盛也元世且推許衡從祀至明乃無一幾於衡者無是理也如瑄之真可羽翼聖門者以比於漢之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元許衡其亦可無愧矣乎周禮大司樂曰凡有德有道者使教焉沒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瞽宗者殷學也以學宮祀之者乃其釋奠鼓篋而師之者也瑄嘗督學於齊魯而諸生翕然尊之曰吾薛夫子也故其時師道之尊而庠序之飭始自齊魯而風於天下

蓋在勝國時許衡實爲祭酒彼勝國時之能尊師道而作材者莫如衡而我朝之能尊師道而作人材者莫如瑄其亦近乎樂祖瞽宗之義矣或謂瑄於六經少所著述宜不得與從祀臣竊以爲不然夫聖人所爲作經者何也以摹寫此心而已儒者求諸心而有得也是真能發揮六經者也且自古儒者說經之多莫如馬融其體認本心絕不肯爲六經註脚者莫如陸九淵陛下嘗進九淵而黜融則聖明照鑒固有取躬行妙悟之實而不徒以聞見講解爲功矣况瑄所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著讀書錄且十餘萬言固濂洛關閩之緒而六經之旨也其爲著述則亦已繁矣或又謂宋儒之賢若尹焞羅從彥李侗黃幹皆不得與瑄所得與數子何如乃獨得與然尹羅諸人自濂洛倡道之後羣儒連茹而出轉相授受故其興起爲易而瑄獨崛起絕學之後故其樹立爲難其連茹而出也不得不擇其尤者而祀之其崛起也不得不援而進之譬如繁星麗空非五緯不能耀芒而晨星相望則維參與昴擘然而見微顯闡幽之義也安得牽彼例此此瑄之可附於

祀悉得其理宜如御史臣瞻等所奏疏入如所請瑄得與於祀正學之昌非獨一時之光美也

成德鄉賢議云國家從祀之典最不輕畀鄉賢雖不與從祀比崇然列在泮宮是亦賢聖之亞旅而從祀之分茅也以德所目覩安邑吳公養洵蒞任昌平州知州當魏璫隻手障天之時府尹下檄各邑爲魏璫修祠逼索捐貲助工公抗辭不之許蓋三見逼而三行抗也識者高之惟因官屬乙榜無人發其幽光爲可歎耳乃若聞喜李公俸萬歷乙未進士有功國本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藝

於張差一案挺議不撓奪職罔悔而是公告隕一子伶仃甚有破其巢而取其貲者若非劉令君發奸作主則李公茫茫墜緒靡有孑遺矣先此有王公宗舜與猗氏何肖山俱嘉靖癸丑進士曾聞分宜作宰欲召致之屹不赴竟得南道其督糧河南高新鄭遺書爲本縣灑糧於通省公毅然爭之及兵備臨清張江陵之姻家枉道索帕於機戶公復婉辭而謝此其侃侃之節有足多者曾誦其古銅酒望諸詩清衷爽致儼然稱古逸民無愧也以三公而名不掛鄉賢則鄉

賢可知以鄉賢重舉而無三公之俎豆於其間則三公又可知其德行矣附書於此以告後之君子

正統八年置巡檢司於和順之松子嶺口嶺在和順樂平二縣界山勢最高四季風鳴蜿蜒輿曲袤亘二十餘里嶺有關路通正定五代河東守險之地今潞澤遼入直隸孔道也

正統八年秋七月柳祭酒李時勉於國子監門三日釋之時勉與南京祭酒陳敬宗並以師道著聞時稱南陳北李時勉請改建國子監帝命王振往視時勉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奎

不加禮振銜之廉其過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遂坐以擅伐官樹柳署門以孫忠言於太后帝始知振所爲卽釋之

正統九年三月帝視國子監以新作國子監成也祭酒李時勉當進講會久病及升堂講尙書辭旨清朗帝悅賜子有加時勉爲祭酒六年訓勵諸生崇廉恥抑奔競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嘗奏請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

伯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
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一時稱爲盛事

正統九年三月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諡文
貞士奇先以老病請告及是卒贈太師士奇公正持
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帝卽位初凡所建白無
不行及王振用事擅作威福士奇與楊溥依違其間
無所救正士奇旣薨其子稷家居多不法士奇不得
聞于是言官交章劾稷逮下獄士奇方在告帝恐傷
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未幾遂卒後數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畜

月稷竟瘐死獄中

正統十年夏四月始命天下學校考取附學生知縣
楊瓚以治行卓異擢知府上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
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議令提學官額外
增取附學天下學校之有附學生自瓚始其後定制
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增廣者謂之增廣生俱有
定員以歲科兩試高等者充補其初入學者謂之附
學生

正統初命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

便民按是時太后最重養民頒重農之令時以災傷
爲念賑貸不虛時日三楊柄政太后嘉納徽猷正統
之始政治清平以此惜知巨闕之當誅而不果去也
正統十一年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溥入內閣
後楊士奇楊榮二十餘年及卒亦最在後贈太師謚
文定溥質直廉靜朝野倚重王振竊權所忌惟三楊
自楊榮楊士奇相繼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
王振益恣橫及溥卒朝堂遂空中外大權一歸於振
矣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奎

正統十一年命侯璉復鎮雲南璉字廷玉澤州人少
慷慨有志節登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遷兵部主事
正統初從尙書柴車等出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
中從王驥征麓川麓川平拜吏部右侍郎參贊雲南
軍務詔與楊寧二年更代再從王驥征麓川有功至
是復代寧贊雲南軍務思机發竄孟養驥復南征璉
與都督張軌分兵進抵金沙江破之鬼哭山旋命璉
總督貴州軍務時貴州苗叛璉遣兵攻敗都盧水西
諸賊貴州道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撤會師開巽節

諸路檄普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紫塘彌勒等十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驥兵合興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尙書璉克賞改苗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乞歸化詔璉隨方處置景泰元年八月以勞瘁卒于普安年五十三賜祭葬廕其子

正統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時勉以王振擅權不能諂事屢疏乞休至是始得命朝臣及國子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生出饑都門外者幾三千人鼓樂前導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或遠送登舟俟舟登乃還無不淚下先是南京祭酒陳敬宗秩滿入都王振慕其名欲置之門下會應天巡撫周忱亦在京振知其素與敬宗善令致意敬宗不可忱謂振曰陳公崛強未可以勢力致顧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一致耳振乃以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而返其禮終不往見以故在南太學十七年不調後致仕歸與時勉先後卒

正統十二年春三月徙洲衛之衆於山東自是沙洲
遂空已爲罕東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洲罕東赤斤
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洲先廢而諸衛
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正統十三年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子廟廷

正統十三年五月禁用銅錢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
文至是止折錢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
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後至天順中始
弛其禁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正統十三年罷保舉宣德朝及正統初保舉得人最
盛後漸奔競徇私者有之教諭傅璿給事中余忭御
史涂謙屢以爲言遂罷之由是進退人才大權一歸
王振矣

正統十三年詔各邊練兵舉智勇之士以備瓦剌時
徐亨等征兀良哈無功而還北部數侵擾太原邊境
嵐縣知縣郝鳳令民設阱以禦之按阱卽窖也尹耕
塹窖議鑿地橫亘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
伏互相倚伏曰窖窖有隆伏平之反難若塹則易平

嘗計一卒挾一束芻則萬衆頃刻之際可平數丈然皆權宜一時非經久不易之法也

是年額森分兵至偏關之大樹塢守將悉力禦之時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詔山西巡撫將兵入援先時巡撫不專管地方事務遇災荒盜賊遣大臣往巡撫事已召還成化以後遂成定位

是年以郭登爲總兵官鎮大同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具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曰吾誓與此存亡不令諸君獨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突

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遂爲天下最振勵戎行於喪敗之餘可謂得人矣

正統末權發太原民戍邊後遂久不代巡撫顧佐奏令代遷民始得復業王府宗室第宅官爲繕葺費不貲佐請悉令自營治晉人德之

正統十四年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明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逼於敵難遂舉而棄之終明之世不復四郡以此

正統十四年移雲川衛於左衛城內雲川舊治在大同府西二百里至是移進在衛城復以雲川衛併入亦名左雲左衛在府西南百二十里設於明永樂萬歷間增修城周一里有奇分邊十四里有奇有黑龍王墩水泉兒墩爲最衝邊外卽威寧海子寇巢也嘉靖三十七年設備兵使者於此分堡十四分邊一百二十四里東起寧鹵西至鐵山堡爲大同中路衛西北二十里雲陽堡當破虎南下之衝嘉靖三十七年築萬歷二十四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堡東蔽左衛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九

且爲白羊之羽翼牛心堡在雲陽西北十五里嘉靖三十七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六里有奇堡當左右二衛之中北有黑龍王等山重岡疊障敵騎竊伏處也左衛北三屯堡隆慶三年土築萬歷二年增修周不及一里分邊亦僅一里零邊外土城一帶卽酋首駐牧堡雖臨邊而山險足恃左衛之屏障也筠廊偶筆大同左衛元帝廟鐵鑪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事近元異存而

不論

正統十四年移玉林衛於右衛城內玉林舊治在府西北三百四十里至是徙進右衛復以玉林衛併入右玉衛本漢武周縣地洪武二十五年置定邊後革永樂七年改設大同右衛城周九里有奇分邊三十二里有奇內黑嘴子等處爲最衝邊外大松樹舊玉林一帶卽土酋駐牧本城孤懸西北向來敵騎突犯輒當其衝衛東牛心堡黃土堡紅土堡皆首領駐牧處也牛心堡周一百四十丈高二丈五尺濠深一丈五尺當左右二衛之中黃土堡周一里有奇地勢平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衍紅土堡周一里有奇自堡迤東則黃土牛心雲陽諸堡也明時右衛被圍去左衛堡七十餘里聲援斷絕故立各堡以備往來接濟嘉靖十六年大同總兵梁震出塞戰於玉林川獲捷卽玉林廢衛也嘉靖三十六年諳達攻圍右衛分騎塞道衛大困故將尙表極力拒守援至始解

正統十四年額森入犯陽和衛邊帥宋晟與戰於陽和口敗沒陽和衛在大同府東北百二十里洪武二十一年置城周九里有奇南有關壘土爲之內設陽

和驛軍民商賈輳集焉萬歷三十年增修又築連城於關西隅屹爲雄鎮分邊十九里內吉園兒神峪溝天蓬溝皆極衝白沙灘次之邊外二十餘里鵝溝等處卽部酋駐牧所也至是敵由定鎮順聖諸處入犯兵將不能禦正德十二年敵入大同上幸陽和關敵圍總兵王勛於應州親援之大戰敵引而西追至平鹵朔州而還嘉靖九年敵入犯大掠陽和二十六年設備兵使者於此轄衛四堡七分邊九十六里有奇爲大同東路本路隨地皆邊而稱衝要敵由宣鎮入

天鎮陽和其首衝也高山聚落天城鎮鹵俱轄於陽和
高山衛在大同府西三十里初置於陽和城內天順六年分置嘉靖十四年改建今城城周四里有奇
密邇鎮城與聚落城爲左右翼聚落城在府東三十里天順二年置城周三里有奇城當四達之衝西北嶮巖而東南平易寇一逾此則馳突縱橫繕城設備爲尤功天成衛在府東北百八十里洪武三十一年設城周九里有奇內有鎮鹵及天成驛分邊長六里其永峪口寺兒墩爲極衝邊外麻地溝等處卽酋首

駐牧衛當東路最衝嘉靖二十七年寇大舉突犯衛
被患最劇天城陽和相去六十里中間有白羊口堡
鶉鴿峪堡爲往來要地天成衛西卽鎮鹵堡羽翼天
成陽和衛西北十五里守口堡嘉靖二十五年置隆
慶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邊十二里零內尖山兒
等溝爲極衝邊外威寧海子黃河套諸處卽酋首駐
牧堡爲陽和之肩背隆慶初寇從此入犯全鎮告急
後設市場于此防禦要地也守口堡西二十里靖鹵
堡嘉靖二十五年置隆慶六年增修周二里有奇分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邊長十一里零內碾兒溝子壕溝諸處爲最衝邊外
柳溝大尖山諸處卽酋首駐牧堡一望平川隆慶初
鹵由沙溝入犯戒備不可不預也守口東二十里鎮
門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
分邊十三里零內大小鶉鴿峪極衝邊外鶯溝諸處
爲部酋首駐牧嘉靖二十五年諳達犯鉄裏門鶉鴿
峪宣大督臣翁萬達拒却之鐵裏門蓋在天城衛南
又二十四年敵由小鶉鴿峪突犯幸聲援易及得以
無患然中無井泉與鎮口鎮寧等堡俱取資邊外敵

若絕流窰源則坐困之道也陽和東北六十里鎮口堡嘉靖二十五年築隆慶六年增修周一里有奇分邊十三里零內榆林水磨等口極衝邊外乾沙溝諸處卽酋首駐牧嘉靖間寇嘗由此突犯天成一帶備禦最切陽和東北八十里鎮寧堡嘉靖四十四年置隆慶六年增築周一里有奇分邊長十三里內滅狐口白羊口極衝邊外野馬川回回墓皆酋首駐牧嘉靖間寇由李隆溝不時入犯又地皆沙磧艱于井泉若潛以地溝引之使泉流源源下注雖有寇警亦無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意外之虞也

正統中陶銓奉命至太原時王振亦至太原聲勢烜赫人皆趨奉銓獨不往謁鄉里重之銓字文衡絳州人正統乙丑進士授行人于役太原清儉無車馬之擾歷陝西叅議和平愷悌士民戴之致仕歸囊無餘資安貧樂道恬如也尤篤於梓誼歸老後與鄉里耆碩爲九老延齡會有盜持炬入室見其所有惟敝書舊衣歎息去有司欲窮治銓曰彼以貧來值吾貧而去奚究焉其溫厚類如此

正統間汾水漲急趙城利澤渠障水堰衝圯通志利澤渠在趙城縣西南元時自衛店村引汾水灌洪洞臨汾二縣地後地震河圯復自屈頭村導流灌田如故至是復圯後修復

正統十四年兵變移應州安銀子驛于城內州志安銀子驛在州西南三十里洪武八年建並置遞運所至是兵變驛在郊外不能守移進城內以通驛道成化二十年又移於州北草場

正統間改引洪洞縣利澤渠渠在縣北汾水東元時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管軍萬戶鄭鼎自趙城衛店村西置堰開渠導汾水溉洪洞臨汾兩縣地三百頃有奇後地震河淤至是改自縣北賈村引霍水渠經城南合澗水溉管裏西池等村田又通利渠在縣西北三十里汾水西金興定二年自趙城縣開渠導汾水溉趙城縣二村及本縣七村臨汾縣九村田二百二十六頃有奇又興利渠在縣北半里永安里引汾水灌本里田二頃有奇又縣北南霍渠卽霍水下流唐貞元間開溉本縣十二村田一百三十九頃有奇

正統十四年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決囚築壇大理寺英張黃蓋中坐尙書以下左右列坐九卿抑於內官之下遂爲永制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衛拉特分道入寇元自順帝北去阿裕錫哩達喇特古斯特穆爾皆其子孫承緒國號尙存故凡南北交兵以興復爲辭其名甚正至郭勒齊布尼雅錫哩等以遠族相繼篡立改號韃靼後衛拉特漸強諸部相攜日尋攻擊如托克托布哈額森及小王子等皆弑逐吞併無復君臣之分自與順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帝嫡裔有殊正統初以來衛拉特遣使入貢賞賚有加已而額森以二千人貢馬號三千振怒其詐令禮部計口給餼虛報者皆不與而所請又僅得五之一額森恚怒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托克托布哈以烏梁海寇遼東阿拉知院寇宣府并圍赤城又遣別將寇甘肅額森自擁衆自大同入至貓兒莊參將吳浩迎戰敗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額森戰于陽和爲監軍太監郭敬所制遂敗歿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俱逃匿先是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瑄語

其友劉溥曰禍不遠矣及是理遣其妻子南歸妻重
遷有難色怒曰汝欲爲衛拉特婦邪妻遂行

正統十四年秋帝親征時邊報日數十至尙書侍郎
鄭埜于謙等力言六師不宜輕出不納車駕卽發公
侯伯尙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十餘萬人倉卒就
道軍中常夜驚過居庸關羣臣請駐驛不允至宣府
風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畱振堯怒成國公
朱勇等白事皆膝行聽命尙書王佐鄭埜忤振意跪
草中至暮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振私人也告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曰尙有此亦命也學
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宗社安危豈可輕進
振終不從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危懼時都督同知
毛勝偕平鄉伯陳懷等率京軍三萬鎮大同懷戰歿
勝脫還八月帝至大同王振尙欲北行郭敬密止之
始班師至雙寨雨甚振初議從紫荆關道由蔚州邀
帝幸其家旣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紆迴奔走鄭
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
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

及發宣府額森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略盡成國公朱勇承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次鷓兒嶺全軍俱覆次日次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畱待之卽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飢渴敵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額森遣使詣和帝詔曹鼐草勅許之敵佯退振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敵大呼四面蹂躪入衆裏袒蹈藉死帝與親軍突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去中官喜寧從振爲亂兵所殺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尙書王佐鄺埜直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旣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九月也先擁駕至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參將郭英閉門不納而總兵劉安與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出謁以金幣進請如約也先笑不應是夕駕駐城西郭登謀遣壯士劫敵迎駕入城不果明日敵擁駕去

正統十四年八月癸卯六師次萬全峪甲辰次懷安
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丁未次聚落驛戊申至大
同北去十月額森復奉上一皇至大同詭言奉上一皇還
京總鎮郭登不納初皇太后命季鐸詣上一皇告帝卽
位及立太子并致書額森額森會議大舉入寇帝必
南遷大都可得喜寧復告以中國虛實教額森奉上
皇至邊脅諸將開關出見則畱之至大同拒不納遂
由陽和進陷白羊口守備謝澤死之抵紫荆關夾攻
關城守備孫祥指揮韓青戰死遂入關長驅而東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正統十四年九月瓦剌繇茹越口入掠忻崞繁峙五
臺金志繁峙縣有茹越鎮在縣北六十里正統十年
築堡東至小石口堡三十里西至廣武城南至繁峙
縣六十里北至應州四十里其北口在應州南三十
里爲龍灣山南四十里宋志繁峙迤北之隘茹越大
石義興冶寶興軍瓶形梅回麻谷八砦按自雁門迤
東外遶羣山中通一線內接平壤自古攻戰出沒之
地敵自雲中鳴鞭而來旁趨南下茹越其必經之區
茹越之口通攻取之勢利入口則繁峙首當其衝東

南入五臺西南連忻崞皆爲坦途戎馬蹂踐所及代北之要防也

正統十四年李昱爲光祿寺署正昱字文昭潞州人性剛烈赴義慷慨中宣德乙卯舉人累遷是職正統己巳也先入寇逆振強親征陷于土木昱曰主辱臣死斯吾致命秋也卒不屈以死

正統間王永壽從北征凱還擢巡按山東貴州蘇松等處永壽字延年太原人中正統舉人任饒州府推官擢廣西道監察御史至是晉職累升工部尙書巡撫湖廣兼管軍務征銅鼓五關等苗有功天順初調南京卒于官賜葬祭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正統中古鏞治河張秋有功鏞祁縣人正統丙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評事出爲山東僉事至是以功遷本省按察使召補大理寺卿鏞深經術有幹濟材初官東觀以文章有名後蒞臬司平反冤獄人服其清明鏞之治張秋河也河患且及京師鏞相其形勢而疏鑿之不數月遂就故道

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逼於敵難詔徙諸衛於內地

遂棄東勝郡國書曰明初置東勝諸衛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蒙難而棄東勝此有明所以不復四郡之實也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言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鄰於外部而全晉以北單矣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併此不守則左臂斷全陝單外矣于少保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於東勝其意何也

正統十四年帝北狩遣使問還期于全寅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占禍福多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全

奇中父清游大同攜之行塞上石亨爲參將頗信之每事咨焉至是帝聞其名遣使筮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火也寅其生午其壬寅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石亨入督

京營挾自隨及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
寅曰彼驕我盛戰必勝寇果敗去明年也先請遣使
迎上皇廷臣疑其詐寅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
國反失奉迎禮寧不貽笑外蕃亨乃與于謙決計上
皇果還景泰三年指揮盧忠告變事連南宮帝殺中
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外議洵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
占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得不竟
已而忠果伏誅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

金卮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全

行乃授錦衣百戶畱京師年幾九十乃卒按史稱寅
以筮遊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寅
與石亨居最久亨信最篤見其勢盛而因筮戒之伎
而進于道矣筮義前民利用先聖所貽其精者至通
神明惟不以私智自用而默通於神明之道因事爲
戒斯先聖立筮之義也石亨以不能用筮之義而及
於禍全寅因筮爲戒而不及於私所以遊行於公卿
間而無怨惡也藝人術士之所以不爲世重者惟其
私而已無私則不詭於正而技亦成史以方技名傳

始於范蔚宗京房易術傳世已久學之精者占驗多
奇中然必因其人與時地參伍錯綜其數而布視之
時有適合石亨驕橫而寅爲之筮則非其人也非其
人而因筮戒之弗聽而不免於禍筮亦無用也筮之
一道君子用以修省小人無忌憚而不受正言寅惟
守正而不及於私以筮遊於公卿貴人間而無怨惡
否則用非其人其不以術而自賤者幾何矣

顧寧人日知錄云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引蒙
齋筆談言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甚篤然能受呂大臨之箴規良不易得按此亦崇正
之論也而義自有別夫學仙之說謬妄而養心之道
宜講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養其內心也收
視反聽而歛氣以歸元則心疑形釋與造化冥合得
靜中趣而不用方外術斯爲得也學問之在人猶帛
之有經緯屋之有棟梁若學爲服食養性之術則所
學皆虛一生勤苦投老更宜勵學而希幸長生其與
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爲利之心則一而
已山鄉士大夫久無此風矣

正統十四年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朱鑑請罷內官監軍上言竊見王振亂天下江南寇發皆以誅振爲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官則亂况今額森詭詐百端往來覬利宜專將帥事權悉罷監軍中貴庶大駕可還敵兵自退帝雖嘉納不能從也已而東藩裴論復言山東已有巡撫鎮守內官宜召還京疏入責論陳狀服罪時內官橫肆如故華敏疏陳宦官十害略云內官家積金珠動以萬計非內盜府藏卽下股民膏害一怙勢矜寵占公侯邸舍興作工役勞擾軍民害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全

二家人及外親皆市井無賴縱橫豪悍任意爲奸納粟補官貴賤淆雜害三建造佛寺耗費延累營一己之私破萬家之產害四廣置田莊不入糧稅寄戶府縣不受征徭阡陌聯亘民無立錐害五中鹽虛占引數轉售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法奪商人之利害六奏求場房邀接商旅恃強賒買經歲不還行賈坐敝害七賣放軍匠俾辦月錢致內府乏人工役煩重害八置買物料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害九監工所至非法酷刑軍匠塗炭害十不報

正統後敵勢日強於左衛正西六十里建威遠一城
天順間於左衛大同中界建高山城初以元人北去
特設鉅鎮北控沙漠南障幽冀據天下上游諸衛所
以次開設洪武二十三年於大同西南百二十里建
左衛一城左衛西北七十里建右衛一城自東勝失
守雲川玉林等衛內遷西北一帶敵患此獨當之至
是更建威遠高山二城與左右衛聯爲四城相距不
遠百里互爲聲援此雲西一路之建置也顧寧人引
胡應元說云天下大鎮有九而大同最爲要衝大同
晉乘蒐略

爲道有四而雲西尤爲要衝嘉靖二十三年總兵周
尙文增築破魯滅魯寧魯威魯四堡皆在左衛東北
又增破狐殘狐殺狐威狐四堡俱在右衛左右二十
四五年間連建助馬拒門保安馬堡四堡于諸堡之
外又增一屏障外守長邊內固衛堡星羅碁布之勢
成百餘年來敵不敢南向長驅者誠以此思患豫防
守密也迨尙文沒諳達遂爾無忌大肆憑陵兼以逆
賊趙全周源宋錦邱富李自馨等叛入敵寨以子女
玉帛歆給諳達入其謀動擁數萬騎攻陷城堡期于

必克恣掠漢財以滿溪壑復于豐州故境營聚部落
號板升以誘處我逋逃遇入寇則趙全統之爲先驅
蓋欲以華攻華而彼得以休息自是邊氓復不堪命
矣三十年移副總兵于左衛統奇兵三千備之三十
六年全勸諸達以大衆圍取右衛諸達遂移穹廬屯
城南以示久意遊騎四掠百里之外無復行旅凡歷
數月內外援絕世宗勅起兵部尙書楊公于居廬先
命左侍郎江公任總督事調山西宣大之兵威聚于
左衛江公躬率諸將耀兵冒雨直薄敵營敵震恐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八十四

敢與戰解圍遯去楊公繼之經略其地於鎮城左右
衛之間曰雲岡曰雲西曰雲陽曰牛心曰黃牛曰紅
土沿途每二里許置一墩外濬長濠以防零騎侵掠
奏請添駐兵備一員與副總兵同駐左衛整飭兵餉
戰守諸務于是法紀昭布形勝增雄戰守有據而敵
圍困之謀少寢矣三十一年增築祁家河堡于威遠
之東隆慶元年增築威平堡于威遠之西南三年又
增築三屯于左衛之北而馬營河堡以次增築宿兵
置守一如諸堡之例計雲西一道所轄城堡二十有

八邊垣共二百五十三里統計各城堡惟右衛砌以石左威二城砌以甃餘皆土築茲將右衛二城鼎新高堅仍砌以甃其餘各堡或石或甃并所屬邊垣增修過半其助馬寧魯殺狐四堡各有市口一區雲西一道增置至二十八者良以馭夷之道守禦爲先也嘗考地志右衛距豐州僅三百里自諸達強逆而此地密與之鄰彼直視爲苴中之兔論者謂戊午之役使王師旬日不至則右衛必不支而全鎮將不知所終矣厥後把漢之降雖自平魯之邊講通貢而敵使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八十五

往來皆經于此實以逼近故耳故謂雲西爲大同要衝備雲西所以備全鎮也

正統十四年十月額森犯京師自紫荆關奉上皇過易州至良鄉次進盧溝橋上皇作書三一奉皇太后一致帝一論文武羣臣額森列陳至西直門上皇至德勝門外廷臣欲議和于謙言今日止知有軍旅設伏敗敵殲其弟博囉額森沮喪擁上皇出紫金關

景泰元年詔修沿邊關隘巡撫朱鑑奏敵犯河曲保德岢嵐令偏頭關策應額森攻雁門石亨禦之不克

別令延綏兵渡河於保德州設伏邀截北兵掠保德
數犯偏頭尋犯河曲及義井屯堡殺二指揮圍忻代
諸州分兵自代州南下長驅抵太原城北山西大震
命鑑移鎮雁門別遣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援兵漸
集敵亦饜乃引兵去後復移攻大同鑑與郭登數以
羸師挫其勁騎額森由是氣沮時太原連遭兵荒詔
停民運糧大同逃民復賦役五年鑑外防戎備內撫
災民經營盡瘁號稱循良

景泰元年山西巡撫朱鑑奏石州寧鄉等處宜令汾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全

州營守備協守從之通志寧鄉縣西四十里雲霽嶺
西瞰寧鄉關南瞰泉子關二關皆戍守地東七十里
黑嶺路通汾陽永寧西去城一百五十里三交口黃
河官渡皆由此入汾州之道時額森出入擾掠故嚴
其守備如此呂履恒寧鄉關詩云秋山雁度黃雲嶺
古戍人歸白石村

景泰元年八月上皇發衛拉特楊善奉使時賫賜額
森金幣外捐已資揣彼中所需者多市以往額森喜
乃引善見上皇設宴奉餞額森自彈琵琶妻妾奉酒

令善坐善辭上皇曰太師命坐則坐善叩頭少坐卽起周旋其間額森顧左右曰有禮巴延等亦各設宴畢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臺下上皇行額森送數十里遣知院率兵衛送而自下馬伏地慟哭良久去按陳建言己巳之變自古所無惟彼但利子女玉帛條來忽去而無大志故上皇得歸而不盡然也土木變作朝野蜩沸忠肅相郟王卽真天下始知有君而人心一定黼座朝升邊騎夕至忠肅督宣府遼東之師悉力堵禦殲獲多寇額森始連晉乘蒐略

夜遁去當是時中國無君而有君兵將捍賊不遺餘力額森屢戰不利而氣沮知其無可爲力轉尊奉上皇利其歸而思滿其欲使非忠肅之立君克敵天下事未可知矣故謂忠肅功大而忠精宜其後思宗社之不殞想崇勲之有自立祠薦馨香至易世而不忘其初也

景泰元年郭登敗衛拉特於平魯縣西北之栲栳山先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奮擊追奔四十餘里又敗之栲栳山盡奪所掠而還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

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
後寇屢至登屢擊却之按郭登於寇至連營舉軍思
退之時獨毅然直前進薄敵營先登陷城遂使三千
之衆一時俱潰者此振而厲彼盈而竭也唐荆川左
編議孫翊與折可求援太原當宗翰自雲中悉衆南
下時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而東可求在武州亦由
武朔而東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敵必倉
皇歸救太原圍自解大軍從後襲之孫臆走大梁而
救韓皆此道也此兵家用奇之法然以孤軍入敵境
而後無援兵則不敢輕進非勵三軍之氣則不能深
入若登振臂一呼應者四起排營直入無堅不破一
軍復振誠有以作其氣而操必勝之勢也雖未能徑
擣巢穴如前所云而邀其來騎斷其歸路敵豈真不
可制哉觀於此而土木之以三軍予敵者罪不容誅
矣

景泰元年四月額森數千騎復奄至郭登出東門戰
佯北誘之入土城伏起兵敗之寇遂遁登度寇且復
至令軍士齎毒酒羊豕楮錢偽祭塚見敵佯走寇爭

飲食死者甚衆六月寇復以二千騎入登再擊却之額森奉英宗至城外聲言送駕還登設計具朝服候月城內伏兵城上俟駕入卽下月城開旣及門寇覺之遂擁駕去

景泰元年刑部右侍郎江瀾督修雁門關按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隘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三關志雁門封山表郡十八隘自宋有之宋失山後以此爲防時經土木變後大同壁壘蕭條外蔽已撤獨有雁門爲控扼要隘歐陽文忠公言代州城堅濠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允

重可限奔突雁門外繞羣山中通一線勢踞險固戰守之區故必首及於此然當覆沒之後草木皆兵矣景泰元年三月衛拉特復分道入寇時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寇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朔州被敵殺掠甚衆按是時敵分道入寇自宣化來者首及陽和大同自玉林入者首及偏頭朔州老營堡當空缺之地敵騎衝突非戍守兵將所能防禦故由偏關直出朔州被害尤烈也然亦疎於防守矣

景泰元年檢討邢讓上疏請迎上皇讓字遜之襄陵

八年十八舉於鄉入監李時勉器之與劉珣齊名登
正統間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至是李實自瓦喇還
請再遣使迎上皇帝不許讓上疏曰上皇於陛下有
君之義有兄之恩安得而不迎且令寇假大義以問
我其何辭以應若從羣臣請仍命實齋敕以往且述
迎復之指雖上皇還否未可必而陛下恩義之篤昭
然於天下萬一迎而不許則我得責直於彼以興問
罪之師事亦善順疏入帝委曲諭解之天順末父憂
歸未終喪起修英宗實錄進修撰成化二年超遷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癸

子祭酒慈懿太后崩議耐廟禮讓率僚屬疏諫兩京
國學教官例不得遷擢讓等以爲言由科目者滿考
得銓叙讓在太學亦力以師道自任修辟雍通志督
諸生誦小學及諸經痛懲謁告之弊時以此見稱而
謗者亦衆爲人負才狹中意所輕重輒形於詞色名
位相軋者多忌之五年擢禮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在
國子監用會饌錢事與後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典籍
王允等俱得罪坐死諸生訴闕下請代復詔廷臣雜
治卒坐死贖爲民

景泰元年周瑄爲刑部侍郎瑄字廷玉陽曲人由鄉
舉入國學正統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獄累遷至郎中
核尉受賕縱盜以讐人代瑄辨雪之外郡送囚一日
至八百人瑄慮其觸熱三日決遣之殆盡至是以王
直薦超拜侍郎出賑順天河間饑遍歷所部大舉荒
政先後振饑民二十六萬五千給牛種各萬餘奏行
利民八事事竣還明年轉左帝方任門達遼杲數興
大獄瑄委曲開諭多所救正復飭諸郎毋避禍以故
移部定罪者不至寃濫官刑部久屬吏不敢欺意主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寬恕不爲深文七年命瑄署掌工部事瑄恬靜淡榮
利成化改元爲侍郎十六年矣始遷右都御史督理
南京糧儲捕懲作奸者數輩宿弊爲清鳳陽淮徐饑
以瑄言發廩四十萬以振久之遷南京刑部尙書令
諸司事不須勘者毋出五日獄無滯囚暑疫悉遣輕
繫者曰召汝則至囚歡呼去無失期者爲尙書九載
屢疏乞休久之得請家無田園卜居南京卒贈太子
少保諡莊懿

景泰元年六月額森寇蔚州少保于謙議築紫荊倒

馬屯兵兩鎮三關志兩關者畿輔之重障而蔚則兩關之外藩也故安畿甸者重兩關謹兩關者慎蔚蔚南山卽古所謂代谷也壁立峻絕可謂大險其西則紅砂坡直峪紅砂坡口巖深壁峻林木陰蔽直峪兩崖峻壁一徑幽杳仰視天光裁窺尋仞泉自南來或滙或流觸石則鳴行人蟻啣走澗中肅然股栗因夏流漲漫冬積層冰改道峪左紅砂坡設兵戍守東北控扼之要道也

景泰初英宗北狩景帝召孫鏜爲都督僉事典三千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九二

營鏜字振遠東勝州人數敗賊有功時額森將入犯進右都督統京軍一萬禦之紫荆關適寇已入遂營都城外寇薄德勝門爲于謙等所却轉至西直門鏜與大戰斬其前鋒寇稍北鏜逐之寇益兵圍鏜鏜力戰不懈會石亨兵至寇乃退英宗復辟封懷寧伯天順初將額兵赴甘肅病宿朝房夜二鼓太監曹吉祥曹欽反馬亮告變於吳瑾瑾趨語鏜鏜草奏叩東長安門自門隙投入內庭始得聚兵縛吉祥守皇城諸門鏜走邀張瑾擊賊瑾不敢出鏜倉卒復走宣武街

急遣二子輔軌呼征西將士給之曰刑部囚反獄獲者重賞衆稍聚至二千人始語之故時已黎明擊欽欽方攻東長安門不得入轉攻東安門鎗兵追及賊稍散軌斫欽中膊軌亦被殺欽知事不成竄歸其家猶督衆拒鎗力戰至晡始定論功第一進爵世侯仍典三千營贈軌百戶世襲鎗粗猛善戰然數犯法景帝特宥之成化七年卒贈涑國公諡武敏

景泰元年詔議迎上皇禮禮部連日會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與學士高穀書言奉迎上皇禮宜從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七

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如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其書入朝示廷臣共觀之曰武夫尙知此禮王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胡濙欲以聞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已奏之有詔索書濙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禮帝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按是時衆議盈廷僉以高穀讓而後受之議爲定論所謂謀野則獲也讓而後受其理則順其事則適景帝隱忍遷就不能一斷以禮其有終不能忘情於是者而昧子臧之節滋紛臂之謀遂使倖功者乘間冒危以行

其私以至殘害忠良帝亦不克以令名終爲可惜已
然於妄言則誅離間則戍不允立儲之易字君子猶
爲原其心矣史稱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
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
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又安績云偉矣而乃汲汲
易儲南內幽閉朝請不許恩誼愀然終于輿疾齋宮
小人乘間竊發遂以惡終豈非不受正言之失哉

景泰元年南京吏部尙書魏驥致仕初驥爲吏部侍
郎端慎勁直王振方陵虐公卿獨嚴重驥稱先生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九三

調南京進尙書至是以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驥門
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
輩而已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子進賢才不得
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爲朝廷事如一已事祇爲私
謀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家居二十年布衣糲食不
殖生產事兄教諭驥雖耄益恭教子弟力田以理學
勗後進時戴笠行田間遇錢塘主簿隸呼之對曰魏
驥復叱之曰蕭山魏驥簿倉皇謝驥慰而遣之驥端
厚祇慎顧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恒曰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成化七年驥年九十有八御史梁昉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臣魏驥里居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隄濬湖捍禦灾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最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致仕二十餘年四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請加優賚帝遣人存問賜羊酒使未至驥卒賜祭葬謚文靖

景泰二年增修汾州府城周八里有奇門四城邑考府城一名四陽城世傳曹魏所築四面皆向日也元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畚

至正十三年重築嘉靖十九年復築東外城周亦八里有奇又築南外城周三里有奇與郡城相輔是年增修平陽府城周十二里有奇門四正德七年築東郭新城周六里有奇凡三面爲門六平陽故城府西南二十里故堯都也水經注汾水自高粱邑南經白馬城西今平陽郡治又南經平陽縣故城東又南與平水合水自孤谷亭又東經平陽城南又東入汾平陽城蓋在汾水西也一名劉淵城淵築此城自蒲子徙都之淵自謂堯後而平陽城亦曰堯城是淵所都

卽平陽城矣郡志云劉淵城今名金店其地在今郡城西意故城闕遠劉淵卽平陽故城改築也是年重修永寧州城因故城加築周九里有奇今州治離石廢縣也洪武三年以州治離石縣省入仍曰石州萬歷二十三年改爲永寧州是年重修遼州城今治遼山廢縣也城周四里有奇門四因舊基加築堅厚北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至平定州二百二十里東北至直隸順德府二百四十里四達通衢按是時于謙提督各營軍馬諸將皆受節制自土木敗後軍威不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壹

振額登乘虛數入初自紫荆關入犯京師繼犯寧夏入大同至沙窩衛拉特分道入寇陽和大同偏頭朔州殺掠甚衆謙竭力防禦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立團營分五營團操令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法旣又益兵並前五營爲十團營各統以武臣其不在團營者歸本營訓練名曰老營繪陣圖上進依古法而變通之如法訓練謙號令明審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戎政始肅軍威大振因及邊垣城郭所在修治汾永逼近戎幕遼陽關險平陽重鎮皆固其城

垣以資防護此設險守國總督軍務之所必有事之要也

皇輿全覽文水縣隱泉山一名子夏山石崖絕險中有石室亦名子夏室山麓有子夏祠堂世傳子夏退居西河卽此朱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引徐仿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自六經刪正之後詩易俱傳自子夏夫子稱其可與言詩儀禮則有喪服傳一篇又嘗與魏文侯言樂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特春秋之作不贊一辭夫子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矣

則曰春秋屬商其後公羊穀梁二子皆子夏之門人蓋文章可得而聞者子夏無不傳之文章傳性與天道亦傳也是則子夏之功大矣丙午秋予獲拜祠下縱觀昔人碑記往往僅志土木廢興及歷代封秩至其發明章句傳孔子之學爲西河文教所自始顧不及焉夫山水亭臺之勝卉木之華其有歷久不廢者游人過之尙覽物賦詩題名鑿石其處况瞻先賢之祠宇卒無一言暢其旨其何以祛世儒之惑則後死者之過也爰綴舊聞爲記亦以見戴記所載殆非曾

子之言而六經之傳子夏之功尤多允宜報祀矣
輿地志上黨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里曰洞
陽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黨地形高天下此山高
出地上皆直下萬仞陳廷敬老姥掌遊記云余家樊
溪東洩在山之南開門見山測以圭景南北相峙不
失杪忽則仰觀夫樊山之爲狀也如仙卿冠帶而立
其上又如鯨張鱗如鳳舒翼委蛇而下而其東則如
巨靈奮臂隱然信其指爪上捫太清下揮空曲有曰
老姥掌者向所謂峯焉而巉嶢壑焉而窈窕岫焉而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卷
崎嶇嶸焉而峻嶒巖焉而巖嶭巒焉而峩巒岫焉而
玲瓏巖焉而寥廓數十里之內聯嵐亘暉俯可搏擷
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矣哉其下則
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嘗數宿
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峯壑巖巒之美
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雖未能盡挹河山之勝
他日得至其地亦無加於此樂也與

景泰中議邊疆用車事宜李賢疏稱邊境俱用戰車
可以橫行沙漠不但驅之出境總督宣大余子俊亦

言自古命出師誅鋤暴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間
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
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
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輪用步軍十人駕
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
角祚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
使敵人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
炮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
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頃車營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矣
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爲億萬年守邊
之法顧寧人言近觀各邊所造戰車上安神鎗銃砲
規模亦似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者何哉蓋此車
之造止可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取勝之術也今邊防
之地非山澗則沙磧敵人之來疾如颺風縱馬一馳
倏忽數里倉卒之際車何能自隨若敵乘風縱火則
與陳濤斜之事一律矣余謂制敵之術若如拒馬鹿
角攢竹長牌爲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
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敵人之亂矢禦敵急務莫

先于此昔吳璘拒金人于鷄頭關實藉此具踵而製之可也

景泰二年遣僉事孫安備獨石初額森入犯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景泰二年建八柳樹堡堡在偏關東六十里萬歷十五年修築周二里餘堡西北紅水溝爲最衝寇每由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先

此深入犯偏關老營一時聲援難及嘉靖四十一年寇又從鴉角山五眼井入犯老營及本堡至寧武一帶故增修此堡藉爲保障然堡內無水設有寇警不可不慮

景泰二年度天下僧道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詔停之至是太監興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萬餘人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道太多恐乖本末帝不省按是時李賢言茂草荒於大學創新多在佛寺請及時修舉大學詔如議此立

言之得間者

景泰三年建城于紫荆關關在廣昌縣東北一百里設參將管本關并沿河馬盤石奇峯烏龍潭諸口楊博修要害疏論紫荆倒馬之勢紫荆雖負山臨河不足以據一關之樞西則白石口極爲平漫堪馳十輛東則馬水口外臨廣谷內無完城且相去紫荆三四百里倉卒有警應援不及倒馬則落路吳王二口均爲要害又切近茨溝等村臣所憂者不在紫荆正關而在馬水白石不在倒馬正關而在落路吳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一百

景泰中小田兒叛出塞爲邊患兵部右侍郎王偉視邊尙書于謙屬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

景泰四年始令生員納粟入國子監先是命生員納糧倒馬關者給冠帶至是命輸粟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賑濟者入監讀書循資出身尋減三百石行未幾以胡濙言遂罷洪武中監生與薦舉人材參用故其時太學生最盛迨薦舉旣廢進士日重而監生漸輕至是納粟例開開封教授黃鑾首言其不可戶

部請俟倉庫稍實停之。于是不久卽止。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據前例行之而軍民子弟亦得援生員之例以入監謂之民生亦謂之俊秀或竟謂之例監而監生曰益輕矣。

景泰五年烏梁海三衛乞居大寧城不許額森虐使三衛逼徙其部落於黃河穆納地三衛不能堪其酋奇里瑪格根特穆兒等亡歸請得近邊屯駐因乞居大寧廢城于謙以爲不可乃止。

景泰六年創築寧武關城城在寧武縣西北一百十里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百一

里北接朔州南通靜樂古樓煩地關據雁門偏頭兩山之中舊爲寧文堡屯軍於此至是築城以重邊守城方四里高三仞厚二仞門樓三至成化元年訖工北邊考隆慶四年加修寧武關城周九里十三步高三丈六尺據險扼吭屹爲保障巡撫都御史李侃言寧武北臨雲朔西帶偏保最爲要衝請設關置守備於是因遼寧武軍舊名立關洪治間巡撫都御史侯恂復奏置守禦所轄堡十有二東爲大河爲陽房爲朔寧北爲神池爲大水口爲利民西北爲黃花嶺爲

土柵爲義井西爲寧文爲二馬營西南爲西鎮而寧
文實犄角寧武以扼西山之險修守爲得地矣明張
子立寧武關詩隘地風煙臨晉水連營烽火照燕山
景泰六年瓦剌寇威遠諸衛夏定遠伯石彪敗之於
磨兒山先是石彪守備威遠敵圍土城用砲擊死百
餘人遁去至是復來并擊之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徐有貞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
復位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召石亨至榻前命攝
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軫及曹吉祥謀立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軫吉祥然之以告太常
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爲盍圖之徐
元玉翼曰亨軫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
知此意軾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
日亨軾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軾曰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
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三鼓卽至朝
房亨軾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天
色晦冥軾等惶惑有貞趣行軾顧曰事濟否有貞大

言曰必濟進薄南官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
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輦兵士惶遽不
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
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
門升殿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
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
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
有疾迎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時景帝聞鐘鼓聲驚
問既知爲上皇連聲曰好好上皇復位改元廢景帝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三

爲郕王遷之西內通鑑集覽云初正統二年京師旱
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
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
同音城隍者郕王也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
果驗

天順元年殺于謙王文籍其家先是徐有貞石亨等
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
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
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

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謙文謀迎外藩入繼
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
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曰亨等
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
難免遂文致其詞以謀逆律定讞棄謙等于市家屬
戍邊以千戶白奇言榜謙等罪示天下于是一時希
上取寵者率以謙爲口實云按英宗之得歸忠肅實
主其議而卒成之黃瑜通達事之本末謂謙若急圖
迎復則彼將以上皇爲重質無有厭足故立郕王是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高

不金注而以爲瓦注不急於迎者正所以迎之上皇
之歸實權輿於此而誣以迎立襄藩不倫甚矣奸人
敗類憑空構陷而和成之意欲二字與莫須有三字
同出非常竟至異世一轍使社稷忠勳安白刃之蹈
俯首就戮良可哀已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主於柄
臣之心和於言官之口裁於法司之手誠篤論也
天順二年春孛來以七千騎犯高家堡延綏總兵楊
信擊之是年冬孛來入寇神木縣鄰境皆震都督張
敏敗敵於縣西之柴溝明初敵遁河外居漠北正統

以後寢失其險敵始渡河犯邊然猶不敢深入久駐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爲鄉導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自古邊境有事率由邊人鄉導此已爲趙全邱富之先聲矣

天順四年孛來掠忻代寧武諸州由岢嵐偏頭轉寇西河官軍敗績此由朔州進也李崇言朔州乃白道之衝朔州不守而并肆危正謂此矣而偏關密與套爲鄰尤切剝膚李侃撫晉拓偏關城置恒美倉於灰溝設官置軍因時所宜更急於備朔州也又以西北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五

窮荒非生長其間未能寧居狎敵易南北清勾之軍各就本土部伍昔鼂錯言北人耐寒南人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而心畏敵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民見行如往棄市與此正復相似侃遠宗前說而易就本土便民利用史稱侃性剛方力振風紀貪墨者屏跡土民愛戴不忍去皆實錄也

英宗天順四年韃靼分道入寇初保喇犯榆林之安邊營石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搴其旗保喇復以二萬騎犯安邊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

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三萬餘至是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李文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至成化元年韃靼瑪拉噶寇延綏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率所部兵會諸鎮禦之初韃靼入寇或在大同近邊部落尙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率屬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嵐州沿河上下皆與套鄰河套古朔方地在黃河南自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真

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卽古東勝州東勝邊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於此置左右二衛永樂後以曠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爲嚮導抄掠沿河軍縣無虛時矣

天順四年秋孛來大舉入寇鎮大同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戰遂入雁門大掠忻代諸州畿輔震恐文宥死立功八月都督顏彪馮宗屯雁門關孛來之入自威遠也大肆侵陵所過擄掠一空初以總兵高陽伯李

文素怯懦擁兵退避寇遂抵雁門掠朔代忻崞砲火徹於浮圖峪東大學士李賢倉卒入奏乃詔發兵倒馬紫荆以備畿甸命都督顏彪屯紫荆馮宗屯倒馬寇初見鎮兵不戰意大恣肆已去復來乃詔二關屯兵悉至雁門寇始退

天順中毛里孩據套分掠水泉營及朔州佩將軍印楊信屢却之寇遂東入大同六年信與副將徐恕參將張瑛分道出塞遇敵戰胡柴堡敗之寇且戰且却復敗之獲馬五百匹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頁

天順四年築城於襄山之北曰順聖城在蔚州西北九十里其北卽宏州故城也遼史地理志統和中環州近邊乃於此置宏州有桑乾河白道泉白登山治承寧縣金史地理志宏州國初置保德軍治承寧縣大定七年改曰襄陰元史地理志至元中省襄陰縣入州屬大同路至是築城順聖皆因宏州故城而更置之也

天順五年寇入平魯城誘指揮許顥等入伏殺之

天順八年始置皇莊憲宗嘗賜東官莊田內官覃吉

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竟辭之吉溫雅誠篤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東宮悉道以正暇則閑說以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致宦官耑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東宮嘗呼爲老伴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靖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按天下有絕不類而出非常者覃吉之特出於闕也吉所爲類後唐張承業承業心一於唐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頁

吉愛其君爲賢主孜孜求治務得其所欲而後已故歐陽公於承業終繫以唐東宮稱吉爲老伴忠愛發於至誠而感人心也人主親宦官宮妾之日多親賢士大夫之日少狎暱既久而轉親之得其嗜好而遂任之漸至罔上行私不可復制承業欲保其終吉獨善其始因事納忠陳說正道故能親賢遠奸抑情隆禮陋唐宋諸君爲不足法天下稱孝隆其廟號皆吉陰相之力也然其後萌蘖復生竄斥未盡內官陰性狠貪偶觸內閣卽坐以妖言遂遭屏斥則吉未竟之

志也使人有易私難公之憾焉謂之何矣

天順間河東鹽政改隸山西布政司唐時隸度支五代漢置榷鹽使於解州宋以守貳領之元初置轉運司於京兆至是改隸藩司編戶八千四百二十二鹽丁萬有七千五百四十八分脚十有八俱籍蒲解安邑十二州縣解鹽池在中條山麓距安邑縣南十里長五十里濶七里去平地深數仞如盆底水停蓄滲漏潤下作鹽池近安邑者爲東池中經潞村城南爲中池在解者爲西池池北有淡泉鹽得此方結池外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見

諸澗谷水四來奔赴水溢則鹽不生故築堤堰及禁牆禦之池西北女鹽池據地高阜生鹽苦不可食又生硝北受姚暹渠決潰之水南受中條山諸谷之水東趨禁堰爲鹽害最大故防以硝池堰重加黃牛堰以固之城北灘地勢西高東下女鹽池水溢入爲鹽患故築永安七郎等堰爲防卓刀堰受城北灘以上諸水切近禁牆若大風雨潰決尤爲要害女鹽池西北六小池多淤沒水溢亦入女池爲患六小池西南靜林澗出中條山頂澗東張公泉均在山谷中水大

亦入女鹽池故有底張堰以障西水張公泉東湖村
澗出中條山陰又東爲桃花澗又東爲小水澗又東
爲荻子谷水皆北流入女鹽池白龍谷東大水澗北
流達城西會小水澗入女鹽池大水澗東堡子谷水
金盆水俱出中條山入鹽池南溝水數潰南禁牆金
盆堰防之又其東小龍五澗水二郎三郎谷諸水皆
出中條山陰北流趨禁牆西蠶房常平西姚三堰所
由設鹽池北姚暹渠舊名永豐渠西流徑安邑縣下
畱村苦池水入之又自安邑北西流經解州北境又
晉乘蒐略 卷之二十八 阜

西入臨晉之五姓湖達於黃河水漲則橫流四出決
隄潰堰或入長樂灘或入女鹽池亦入解鹽池故有
姚暹長堰防之鹽池北長樂灘受姚暹渠水能決諸
堰爲鹽池患故有長樂堰防之長樂灘西北東高腴
灘其西爲西高腴灘又西爲西卒莊灘亦受姚暹水
南入女鹽池或入城北灘爲鹽池患西辛莊西北洗
馬灘東北爲南扶灘西北爲衛諸灘衛諸西北爲三
婁灘又東爲羅權灘又北有小張鴟灘半爲鹺地且
或爲鹽池患安邑東南黑龍潭與解東池相鄰深不

可測或謂鹽池利害亦係此水故有黑龍堰唐開元
中嘗於此置龍池官夏縣東巫咸水出巫咸谷西入
黑龍潭相傳能壞鹽池故俗曰無鹽河夏縣牆下村
湧金泉西入西龍潭相傳能益鹽池如淡泉聞喜縣
東甘泉南入涑水又東有董澤南有秦王澗其南有
馬跑澗泉又有黃蘆泉暖泉溫泉冷泉諸水聞喜縣
南涑水河西流經縣南東合甘泉引爲四渠曰東外
喬寺觀底蔡薛溉田百有二十八頃西流經夏縣界
又西歷安邑猗氏境南入臨晉五姓湖過蒲州入黃
晉乘蒐略卷之二十八
頁一

河知伯曰絳水可以灌安邑是也此鹽池東西水勢
出入之大局也

